香港掌故叢書

老香港

地碎影

呂貝著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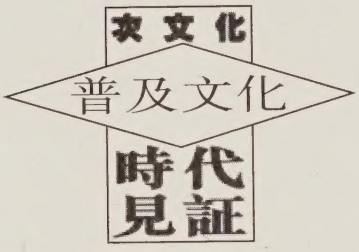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72060 2
DS
796
H75W763
2012
c.1
CHKL

天地人文化堂・普及文化

作者簡介

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月史》、《老香港歲月留情》、《老香港爐峰述異》、《老香港太平山下》、《老香港天堂春夢》、《老香港人海微瀾》、《老香港鏡繪浮生》、《老香港逝水無聲》、《香港電視史話》(I)、《港式廣府話研究》(I)(II)(III)、《孤城記》、《香江騎呢錄》、《塘西風月史》等。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720602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五一

老香港・我城碎影

吳　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㉕1

老香港•我城碎影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黃世榮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3月初版
書　　號：SCB565
I S B N：978-962-992-291-7
定　　價：HK$55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老香港》系列序言

吳昊

在一百五十五年殖民地歲月，香港歷史慘被廢棄殆盡。

沒錯，「廢棄」，是最貼切的形容詞。通常殘舊的東西，被認為沒保留價值，就給廢棄在垃圾站裏，再由垃圾車運去填土或焚化。

我們的建築物住舊了，我們的報刊書籍看完了，我們的民俗傳統過氣了，殖民地政府毫不考慮保留下來，甚至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任由自生自滅，而我們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也給丟掉得蕩然無存。在過去，香港的博物館發展得很慢，資料館更殘缺不全，而圖書館亦不容本土意識，簡直就是香港文化大浩劫。

香港歷史除遭廢棄之外，又被肆意的剝削，在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各方政客爭相以「歷史真貌」示人，大談甚麼香港空間與歷史錯誤，

雖流於空泛，倒能引起短暫的「香港熱」和「香港學」潮。大學講師、碩士和博士輩也參加剝削行列，他們為了拿一點研究基金，或者為了增加知名度，或者投機取巧，聲稱要搞香港史，著書立說，留芳萬世。但最令這批有識之士感到頹喪洩氣者，就是香港史料散佚十之八九，簡直入手無從。

「怎麼？研究香港史，竟要從原始資料收集開始，這太辛苦了！」

沒錯，懶惰的傢伙滿以為有大量書本或報刊等着他們去左拼右砌的，卻萬料不到資料奇缺，一切都要從頭發掘，事倍功微，於是研究計劃被迫擱置，三分鐘熱度減退，又或者勉為其難的做了交差（研究費用盡），著作亦不驚世，唯有塞在一隅封塵。箇中教訓：研究香港史是欲速不達的，非窮一生精力不可。

而最諷刺的地方，香港史一直是由民間個人非學界者所致力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默默耕耘，不懼孤掌難鳴，還幹得有聲有色，著作等身，開啓港史掌故之堂奧，令後輩們汗顏。其表表者首推三人，就是吳灝陵、葉靈鳳和梁濤先生了。

吳灝陵在戰後（一九四五年）已開始搜集和整理香港史料，替《華僑日報》主編過好幾年香港掌故

版，自己以多種筆名（如鰲洋客）在報章上撰寫掌故文字，首倡報章勾沉港史行動。吳灞陵更替《華僑日報》主編《香港年鑑》及一系列香港指南式生活及旅遊便覽，保留了大量的香港社會資料。老先生在一九七零年代逝世，他搜集的書籍和史料都由後人捐給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造福後世。

與吳灞陵分庭抗禮的是葉靈鳳，他在一九五零年代，替《星島日報》主編過很多香港史專題，他本人是個藏書家，收集很多十九世紀外國人寫香港的書籍，對香港開埠史甚有研究，筆名很多，如葉林豐、霜崖等，早期著作《香港方物志》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相當精采。老先生在一九七零年代中逝世，他所收藏的書籍後來都捐贈給中文大學圖書館。他散見於各種報刊的史稿，雖經整理出版《香港的失落》、《香港的沉沒》、《香港滄桑錄》等書，在數量上只屬冰山一角，相信大部份已散佚，非常可惜。

繼吳、葉之後，就是梁濤（筆名有魯金、魯言、夏歷等）了，老先生專攻香港社會民情風土，三十年來上山下鄉實地考察，努力不懈，但凡香港賭博、廟宇、街道、俗話等，無所不通，所主編的兩大叢書《香港掌故》（廣角鏡出版社）和《古今香港系列》

（三聯書店），相信是近年被參考和引用得最多的港史書籍了。只是先生去得太突然，令我們痛失良師益友，其散見各報的史稿更需時需力整理出版。唉，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他們寫的都是掌故，不屬正統歷史！」學界諸君利用完他們的資料，又會非議一番。

簡直迂腐得難以形容。

何解要褒歷史，卻貶掌故？根本毫無理據。掌故是歷史紀實故事，集中描寫人物和事件，把握其戲劇性，而歷史內容屬宏觀和全面性，側重典章文物制度政治興替等，但古代史官一視同仁，正如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可見掌故和歷史是不分家的，皆由太史官搜集和整理，特別司馬遷一部《史記》既有典章文物制度，更有精采故事，高潮起伏，而且筆法奇佳，後世學者望塵莫及，因沒此包容胸襟也。

《老香港》系列秉承偉大傳統，堅持掌故與歷史不分家，從史實中發掘趣味，從故事中領略人間。謝謝捧場！

目錄

《老香港》系列序言

九龍憶舊 3

巴士記趣 14

香江飲食 26

一年容易又端午 37

墟市懷舊 48

江湖情 59

香江製衣業 71

賣豬仔 83

殯葬禮儀 95

「落後」情 107

渡海趣事 120

老香港・我城碎影

九龍憶舊

荒蕪的九龍

比起香港島，九龍的發展遲了半個世紀，直到一八九八年，中英簽署《拓展香港界址專條》，九龍半島這個荒蕪的地方才開始開發起來。

其時深水埗略有人煙，只有幾條小村落、一座關帝廟、兩個墟市和幾座灰窰，再過點就是長沙灣，也有一條村，其餘就是山頭野嶺了。清政府曾在那裏豎立木柵為界，山下設有一關卡，由清兵把守（就是今之界限街附近）。

一八八零年，從香港山頂看過去的九龍尖沙嘴。

真的很荒蕪，直到一九一二年，附近山頭竟然跑出兩頭老虎（又稱「華南虎」）大鬧深水埗，咬傷了人，結果狩獵隊在山洞裏覓得虎蹤，把牠們打死。

估計一八九八年深水埗有人口五百，他們都是原居民和「客家」人，至於「鶴佬」，則居於長沙灣海邊。前兩者開拓荒地種植，沿山坡建有梯田，種稻米、蔬菜和麻，而後者的鶴佬以出海打魚、採摘紫菜維生。

深水埗的村民有點生活得與世隔絕，其時如果出村落尖沙嘴，需要走很多迂迴曲折的山路和小徑，非耗大半天時間不達也。

至於村民所種的蔬菜和所養的豬，都要運去香港島變賣換錢，那路程可就複雜了，先走一小時之羊腸小徑，跨過山嶺，在小埗頭乘坐小艇至大角嘴，只有該處之碼頭才有火船渡海……

登上火船，旅程才加速，很快抵達香港島，在街市賣完，踏上歸途時正好迎着落日。

鄉村生活

一八九八年前的深水埗只有幾條小村，村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是單調。

這幾條村是有好幾百年歷史了，都是沿着小溪澗而建，

因為水源是最重要的，煮飯、洗衣、灌溉等非水不行。其時鄉間婦孺日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着擔子去打水了，打完水還要餵雞餵豬、燒飯……

十九世紀之九龍城寨。

洋教士Charles Gutzlaff一八三二年對這些村落的描寫：「從遠處看，外貌非常浪漫，磚屋林立，樹影婆娑，但行近村口時，它的魅力頓減，因為滿街滿巷都是豬糞牛屎，臭氣薰天，村屋佈置簡陋，毫無規劃。」

深水埗的米田生產並不豐富，經常無法自供，村民惟有翻過山頭去九龍城寨外圍的市集買米。

沒錯，買米非財不行。鄉村生財之道就是種蔬菜了，因為其時香港島酒樓茶室林立，需要很多蔬菜，而且出得起價錢，所以深水埗的村婦都紛紛挑着菜，攀山涉水，賣到來中環的菜欄，賣了菜後，再去酒家廚房收購菜腳殘餚，載滿一大桶，便會挑回去餵豬。賣殘餚給人餵豬，是酒樓廚房雜工的一種外快，每月會收取村婦一元。

請不要小看這一元，因為其時一個掌櫃的月薪，約有十元上下。

好有趣，深水埗山頭野嶺下面的關卡，清兵駐守，他們用鐵棒插進桶內殘餚，撥一輪，搜索有否偷運鴉片之類瞞稅哩！

早年的墟市

「去趁墟囉！」

一八九八年前後九龍深水埗還是荒山野嶺，只得幾條村落，村民為了可以買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如火水、生油、鹹魚、布料等，就要離村去趁墟市了。而最近的一個墟市，就在今之界限街附近，其時已有一些店鋪成立，部份商店後來甚至由鄉民投資的。

墟市有了店鋪，就會慢慢繁榮起來，樓宇就會興建，開始城市化起來。而這些店鋪也很懂做生意，也會派出伙記推着木頭車下鄉，在村裏推銷物品，省卻了趁墟的時間，但有些東西，村民非要出來墟市購買不可，就是那些農具了，全部都是鐵器，例如那些大鑊、鋤頭、鐮刀等，皆集中於一條叫「打鐵街」的地方售賣，而且當農具壞了，也要拿來這裏修理。

稍遠點還有一個更具規模的墟市，就是九龍城寨外面的

空地和一些店鋪了，該處因為三不管，賭檔林立，令到很多趁墟的村民輸到囊空如洗，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也。

一八九八年九龍城寨附近的市集。

未幾，深水埗和九龍城的墟市都出現了街坊組織，維繫着附近村落之間的交誼，有時也排解客家人與原居民之間的糾紛，減少鄉村之間的械鬥事件。

九龍城還有一間「樂善堂」——香港最早的慈善機關，一八七九年由官商創辦，主要是造福附近村落之鄉民，救濟水災火災，向窮人家贈醫施藥，必要時修橋築路，對建設九龍盡過一番之努力也。

鹹魚青菜的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十九世紀深水埗的鄉村生活。

田間的工作包括種米稻和蔬菜，村裏空地是打穀及曬穀場，一到收割時忙個不休。村外種有荔枝樹和木瓜樹，不過，沒有魚塘。如果要吃魚，就去海邊捕捉……

據行政官J. W. Hayes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九龍

長沙灣村的古老生活》：「村民一天吃三餐，早上八時吃早餐，十二時吃午餐，下午六時吃晚餐。不過，早午晚三餐在菜式上沒多大分別，基本上都是吃飯、鮮魚、鹹魚和青菜。每兩三日才會吃點豬肉，而且經常是煲湯用的……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會吃得特別一點。」

沒錯，窮困慳儉，正是傳統農民的簡樸生活，早在開埠時，一八四零年，港督戴維斯已觀察到這種情形：「全世界的人……就只有他們（香港的農民）……吃這麼少的肉，和吃這麼多的魚和菜……他們將大量的魚穫拿來醃鹽，醃得的鹹魚就拿來送飯了。」

村民還種花生和黃蔴，花生收成後主要拿來煉製生油，特別過年之前，需要大量生油，用以炸油角、蛋散等賀歲。至於黃蔴，用途更廣，可以編蔴繩和線，更可以編織為布料造衣服——這種料子，廣東愛稱之為「夏布」的。織好了布，再由家庭主婦剪裁之後，縫成衣服，一家就穿得溫暖了。他們還會把剩餘的蔴繩和夏布拿去墟市上販賣。

怨婦村

一八九八年當九龍併入香港版圖時，深水埗、長沙灣一帶的鄉村遭到無情的衝擊。

「吓，皇帝老子拋棄我們！」鄉中的人感到無所適從，

莫名的恐懼湧上心頭。

「不如走囉！」

沒錯，鄉中有些村民早已豬仔出洋，寄回家書，提到彼邦如何太平盛世，所以很多鄉下佬加入豬仔行列，去到東南亞及美國工作，然後居留下來。

不過，政府在開發九龍時提供了很多工作的機會，令到村民不再自閉於鄉村生活裏。九龍開始建立渡海小輪碼頭、貨倉和船塢等，需要很多勞工服務，深水埗和長沙灣的村民有很多都出來打工了。

當開發公路通往新界時，就更需要勞力了，據洋工程師的觀察：「這些村民生活得不錯，初時我以為只要宣傳聘請築路工人，就會有成千上萬飢餓的村民湧來求職，就算低薪仍甘之如飴，而正好相反，村民要求更高的薪酬，否則回家耕田可也。」（《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五年新界拖工報告書》）

另外一種工作吸引村中勞力的就是行船了，隨着香港航運業起飛，很多男人都上船工作，離鄉別井……

就這樣，這些村落的男人愈來愈少，開始淪為「怨婦村」，一八九八年就發生過兩名婦人與男人通姦，被父老們公審，跟着給生葬至死。

九龍最早的馬路

彌敦道，九龍最早的馬路。

對發展九龍，彌敦道是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初步打通了九龍南部的交通，開始了市區的發展。

一八六零年，英國與清朝簽訂《北京條約》，將從九龍半島南部尖端的尖沙嘴起，至昂船洲的小島在內的一片四英哩土地，也割讓給英國管理。當條約簽訂後，政府便在尖沙嘴建造第一條道路，直達界限街，以方便來往和管理。

一八六五年馬路建成，初時不叫「彌敦道」，而叫「羅便臣道」的，為甚麼如此？原來當時負責和清朝兩廣總督辦理條約手續及決定築路事項者，就是第五任港督羅便臣了，

一九零八年的彌敦道，只見樹不見汽車。

因此道路建成後便以他為名（當然其時港島半山還未有那一條狹隘迂迴的「羅便臣道」）。

好了，到了一九零四年，第十三任港督彌敦上任後，決定把該馬路重修，參照祖家倫敦白金漢宮門前的康莊大道，把路面擴寬到當時屬於創舉的闊度，又不惜工本的在路之兩旁廣植樹木，使本來荒蕪的老路，煥然一新。

這位彌敦爵士最顯赫的政績就是擴建九廣鐵路，當時總站是在油麻地的，彌敦大興工程，把它伸展到尖沙嘴。

港府後來為了紀念彌敦政績，便把羅便臣道改名為彌敦道。它象徵着九龍繁榮的起步，可惜，一九四一年淪陷前夕，日軍先在尖沙嘴登陸，沿彌敦道巡行至界限街，以示正式佔領香港也。

逃難者天堂

香港開埠未幾，旋即出現象徵貧民窟的「棚屋」。

一八四四年，第二任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立例禁止華人在港島建設所謂的「Mat House」

（用蓆搭蓋和造牆壁的「棚屋」）。其實，這是禁無可禁的，因為香港社會發展神速，而清末中國兵荒馬亂，很多人都湧來香港求生。特別十九世紀末開發九龍，非常需要勞工，由十五歲到五十歲的男人只要南來，肯捱苦，生活是不愁的。但住屋卻成問題了……

其時香港亦無多少平民樓宇建設，南來的勞工亦無足夠的錢租住屋子，惟有在工作地區附近的山頭野嶺僭建棚屋暫居，景況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造成九龍出現很多木屋區了。

據W. H. Owen提交的《一九三五年房屋委員會報告書》，一個普通的非技術工人，月薪大概是十五至二十四元（視勞工市場需求量而定），而每個大人每月的食用是四元，其時一家八口尋常事，米糧也就佔去了很多錢，還怎有錢住呢？

所以僭建木屋居住乃係上策也。

初時警方是干涉的，趕人拆屋，但僭建者很蠱惑，一個山頭被趕絕，就搬去另一山頭，因為其時的九龍到處都是荒山野嶺，到警方偵查到時，好可能已安定地生活上一年有多了。

沒錯，日本侵華，一九三九年廣州全面失陷，大量難民湧來新界九龍，木屋區的數量暴增，時人稱之為「逃難者天堂」。

巴士記趣

第一代巴士

「昨日革新會委員指出，政府當前急務是設立一個公共運輸網絡，以解決維多利亞城和淺水灣之間的交通問題。」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西報《香港郵電》刊登了以上革新會的講話，其時中區（維多利亞城）與淺水灣之間並無公共車輛可以來往，而淺水灣乃早期港人之渡假勝地，如無私家汽車絕對不能去也。

一九二一年確是香港公共交通史上的大革新年代，政府開始修改一九一二年的交通規則法例，考慮到：

一、發牌照給有關機構經營公共汽車；

二、在九龍訂立四條公共汽車路線；

三、收取費用及分站問題。

但似乎尚未考慮到中區和淺水灣的交通問題，所以最早的巴士公司是以九龍開始的，一九二一年成立「九龍摩托巴士公司」（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開業時只有九輛巴士，行走兩條路線：從尖沙嘴碼頭到深水埗，從油麻地到九龍城。

第一代的巴士

一九二二年Nam Hing Bus Company成立，提供巴士行走元朗和上水。一九二三年，「啟德客車公司」（Kai Tak Bus Company）亦開始行車。一九二四年，「中華巴士公司」（China Motor Bus Company）投入服務。一時間競爭激烈，但生意不好做，因為香港當時民智未開，很多人對巴士望而生畏，更遑論試搭，才經營得幾年，好些公司倒閉，例如一九三三年，啟德把旗下的二十五輛巴士賣給九龍巴士公司，其他的也都陸續關門了。

巴士專利

「巴士應該專利化！」

一九三零年，香港各界人士開始討論巴士應否專營，他們認為政府發放專利權，可令到巴士服務更為有效，亦可控制公共運輸系統，不致造成交通混亂。

終於在一九三三年，香港政府宣佈施行巴士專利制度，「中華巴士公司」（China Motor Bus Company）獲得港島的行駛專利，而「九龍摩托巴士公司」（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則取得九龍區的專利權。於是巴士局面化零為整，過去那些散兵游勇的巴士公司被迫與中巴及九巴大公司合併，或者出售旗下巴士。

據一九三三年的統計，行走港島的巴士有五十九輛，而

一九一零年的古老巴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單層巴士天下

九龍方面則有一百一十五輛之多。其時的單層巴士相當簡陋，只有十八個座位，分頭等和二等。

巴士前頭的幾排座位設有椅墊，是為頭等，而後面幾排則屬木板座位，乃是二等。分段車資收五仙，如果坐頭等的話，則多收五仙，即是一毫子搭一程巴士，其時被認為相當昂貴（因一般打工仔月薪只是五、六十元），一毫子已可買得一斤米也。

可以想像得到，巴士搭客不會太多，而新的專利公司成立初年，服務似乎亦無奇迹，還是那般的老樣子，不停受到社會人士抨擊，甚至立法局開會亦都炮轟巴士公司：

「花園道上經常有巴士死火！」

「九龍、新界巴士班次疏落，難以忍受！」

由此得見早年巴士服務吃力不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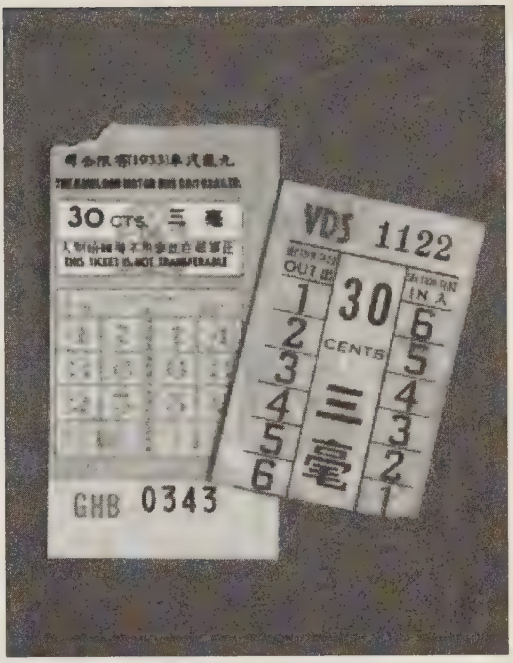
巴士浩劫

「搭巴士，一毫有找！」

一九三三年的巴士收費，頭等一毫，二等五仙，所以拿一毫子坐巴士的二等，還可以找回五仙，其時的五仙可以在大牌檔吃到白粥油炸鬼的豐富早餐。

售票員當然不可少，其職責除了「賣飛」，還負責拉閘——那時的巴士閘門並非機械化，售票員每站都要開關閘

門，所以相當忙碌。



兩款不同時期的車票。

行走新界的巴士只得一名售票員，但市區上落繁忙，要有兩個「巴士佬」才可以應付。

「買飛，買飛！」

通常售票員手上持着一個打孔機，搭客交上五仙，他就在車票上打一個孔，以示該票已經售出，這個機器又叫做「票剪」。售票員為了提醒搭客買票，便往往以票剪把車頂敲得很響……「買飛，買飛！」

結果巴士的車頂出現很多凹洞，令到維修人員甚為頭痛，不停要用油漆填補。

每天上班，各售票員獲得分發四十個五仙硬幣以作找贖之用。每天收車之後，所有的車費收入都要集中於總辦事處進行清點。

不過，巴士也經歷不少浩劫，其中以一九四一年日軍入侵，香港淪陷最為慘烈，所有巴士皆被徵用，僅餘載客的幾輛，機件破壞不堪，無法修理，結果勞動馬匹拉車繼續服務……

到日軍投降，香港重光，六輛碩果僅存的巴士中只有兩

部仍然可以使用，其時為解決載客問題，便把軍車改裝為臨時巴士，用帆布圍着車身，以擋日曬雨淋！

雙層巴士

「巴士日日爆棚，如何是好？」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行走港、九兩地的巴士都是單層的，但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大陸移民大量湧入，九龍區的居民人數迅速增加，而製造業亦迅速發展，交通有必要改進，而單層巴士供不應求，經常爆棚……

巴士站大排長龍，苦候者怨聲載道：「巴士公司一定要

改善服務呀！」

於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九巴率先從英國引進雙層巴士。其時馬路兩旁多植樹木，但由於新的雙層巴士比單層的高得多，這便要鋸去一些樹，久而久之，街頭的招牌也要升高，免得擋着雙層巴士去路，引起意外。

雙層巴士可載客一百人，運作快捷，暫時解決了爆棚問題，當它在九龍街道上行走幾年，有相當成績，香港島的中巴方開始考慮設置雙層巴士。

何解遲了幾年？主要原因：港島街道較九龍狹窄，且又不及九龍之平坦，而道旁招牌更加林立，實在不利巨型的雙層巴士行走。凡此均須作縝密之試驗與研究，並將困難掃除。

當時中巴製造一輛假雙層巴士，原為普通單層巴士，但在車頂上蓋搭一木架，其高度與雙層巴士差不多，乃用來試驗沿途之空中障礙物，如招牌、電線、燈柱、樹木等。

但見一輛古怪的巴士，木搭的上蓋，沿途駛至，看得路人嘖嘖稱奇。一九六三年初，港島正式有雙層巴士了。

一掌震神州

「巴士佬一掌震神州！」

巴士售票員是俗稱「巴士佬」的。

在單層巴士年代，最早時每輛車只得一名售票員，工作忙碌，拉閘又是他，售票更是他，工作時間逾十小時之久，經常站立，考驗腳力。還有駕車的司機仁兄們多數愛飛車，巴士簡直風馳電掣，售票員固須進行售票、「打飛」、找贖，還要考驗身手，偶一腳步欠穩健，人就仆跌於車廂內，撞個面瘀口腫。

唉，巴士佬不易做，經常迫到大發脾氣，尤其繁忙時間，搭客瘋狂湧進……

「爆棚呀！」

大喝一聲，巨靈神掌推出，搭客飛出車外，場面悲壯，此之謂「一掌震神州」也。

其實除了掌之外，也有腳，被巴士佬一腳踢得滾下去者亦大有人在。

所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常發生搭客與巴士佬毆鬥的事情，而司機卻又應變有方，加速飛馳，開赴警署報案去了。

當五十年代中期雙層巴士出現，巴士佬人數增加至三人，兩名售票員和一名守閘員，分工合作，聲勢浩大，管理得法，秩序也容易控制，火爆場面已減到極少了。

一九六四年，巴士安裝電動閘門，節省了拉閘員，慢慢由三人組演變為二人組。一九七二年，巴士開始試驗一人控制，不設售票員，搭客須要自備輔幣上車，投在自動收費機裏，乾淨利落。

如此這般，到了一九八二年，巴士的售票員全部被淘汰！

巴士難

「大佬呀，巴士仲未到㗎！」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打工仔女在早上返工時刻最為緊張，「朝九晚五」的工作規律一定要掌握，特別返工遲到，老細定必口黑面黑。

不過，好多時一覺醒來已是八時四十五分，急忙出門標去巴士站，嘿，但見巴士站已排長龍，已顧不得「西裝友」或「知識分子」的尊嚴，一見巴士姍姍來遲，便一個箭步湧上去，擠身上去……

售票員則舉起巨靈神掌：「只上兩個！」

「大佬，畀吓面，上多一個吧！」

「唔得！」售票大佬一掌推去，跟着拉閘，巴士絕塵而去。

其時最有修養的人也少不免罵一句：「狗娘養的！」

於是巴士佬的呼喝、搭客的詛咒、巴士的飛馳聲，就編織成六十年代的都市交響樂。

不過，巴士佬不易為，非要練成三種本領不可，那是：鐵腳、鋼胃、神仙肚！

其時初入行的巴士佬每日底薪三元五毫七仙（一九六三年加多八毫），加特別津貼三元、生活津貼一元，一日八小時，由頭到尾僅八元三毫七仙，屬辛苦錢，賺來不易。

售票員整天困在火爐一樣的巴士車廂之中，如果司機大佬心情欠佳，突然煞掣，售票員如無「鐵腳」，無法站穩馬步，人就由車尾撞出車頭。說到吃飯，巴士佬僅得十五分鐘的吃飯時間，吃完飯又要馬不停蹄的上路，非有「鋼胃」和「神仙肚」不可。所以，時人戲言：「搭巴士難，駕巴士一樣難！」

一毫坐晒

「一毫坐晒！」

久已遺忘巴士佬叫慣的「一毫坐晒」那個聲音了。

甚麼叫做「一毫坐晒」？

原來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巴士票價已加到兩毫子，市民認為吃不消，九巴就推行分段收費辦法，規定搭客由甲段去到乙段一程，只收一毫，比全程兩毫平了一半，但搭客一定要在乙段下車，再由售票員在到站時向大家提點：「一毫坐晒！」

如果不下車就要補票的了。其時的巴士票印滿車站的名稱，售票員會在分段票上打孔，而稽查也經常上車查票的，但取巧搭客也大有人在，分明買分段，卻搭足全程，為一毫子竟引來很多爭執。

這「一毫坐晒」分段計劃是成功的，尤其港島方面巴士競爭激烈，因有電車為敵，而電車收費只一毫，所以加價後的中巴結果也都要仿效九巴，設立分段制度（據說當時政府曾向中巴建議）。

其時並非站站有分段可搭，搭客要到街頭巴士站看那紅底白字的圓形鐵牌，如果牌上中間打橫多了「分段」字樣的白底黑字，才可以上車的，搞錯了就只好付足兩毫子！

一九七零年，九巴首先取消分段制度，因為當局向政府申請提高票價，但政府有鑑於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因加價而引起暴動的陰影仍在，提議取消一角之分段車費以為折衷。未幾中巴也取消，令「一毫坐晒」成為絕響。

經歷過分段制度，綽號「長牛」的雙層巴士亦退休了。

香江飲食

水靚茶香

上茶樓歎茶，香港人自古有之的習慣。

「歎茶」要具四大條件：一是地方環境要好；二是要水靚茶香；三是要點心精美、價廉實惠；四是要服務周到、待客熱情。

特別「水靚茶香」最為重要，否則不配稱「茶樓」了，而如今的茶樓（或酒家）則相反，多數不大重視茶葉的品質。

舊時每家茶樓都有一名「較茶」師傅坐鎮（多由茶葉買手兼營），他們不但有鑒別茶種品質的知識，還懂得把高低價不一、色香味不一的茶葉混合，以減輕成本，增加耐泡性能等，非外人所懂也。

茶香之外，當然要水靚。「水靚」就要「雙滾」：先用大銅煲在廚房把水煲滾（「一滾」），然後由雜役提壺出廳，放在一個燒着煤球的

座爐上面，滾壺中經常處於煲沸狀態（「雙滾」）。用這種「雙重煲沸」的水來替顧客沖茶，這茶就會特別靚。

舊時水靚茶香的茶樓都集中在中環，那些名字如「得男」、「三多」、「得雲」、「富隆」、「平香」、「蓮香」、「高陞」等多數已成明日黃花。

而早午之間的茶客分為四班，其身份與飲茶目的也有別。早市天未亮的一批，皆乃魚販、肉販、果販，喝茶吃餐趕着開市；接着來的一批，是攜着鎖匙趕着開店門的商人或公務員；天大亮了，忙碌過了，第三批人來了，他們手捧一兩個鳥籠，互稱「雀友」，屬有閒階級；好了，中午十二時，第四批茶客霸住了茶樓，他們都是經紀、炒家、買賣手等，各據地盤，展開商場情報活動，一坐就是兩三小時也！

茶樓賣餅

舊時香港茶樓，點只歎茶咁簡單，它簡直與民間習俗息息相關也。

「想我個女嫁你？得，要一百擔餅！」封建婚姻講價還價，嘩！一百擔餅呀，這餅就是茶樓所造的「龍鳳禮餅」了，講掂數，立刻去茶樓訂餅，而茶樓皆設禮餅部，師傅們隨時候教，立刻投入生產……

這「龍鳳禮餅」如今快成陳迹，有必要作個紀錄。其種

類繁多，例如：蓮蓉酥、大師酥（蒜蓉酥）、紅綾酥（豆沙酥）、白綾酥（水晶酥）、糕酥（爽糖酥）、黃酥（豆蓉酥），以及叉燒酥、皮蛋酥等。

茶樓的樓下鋪面通常就是賣餅的部門了，兼租金添餅盒，代為送禮之用。但最大的售餅生意則首推「中秋月餅」了。所以每屆中秋，茶樓大事鋪張，豎起大招牌，特設生動旋轉燈飾，畫師則以古代傳說或歷史故事作畫題材，如「仙女散花」或「嫦娥奔月」等，惹得婦孺輩整天圍觀，非常熱鬧。

除賣月餅及嫁女餅外，鋪面還提供很多雜餅上市，包括杏仁餅、炒米餅、光酥餅、芝蒜餅、薩騎馬、十字酥、雞仔餅、雞蛋散，棋子餅、雲片糕、香蕉糕、鹹切酥、西樵餅、合桃酥、金錢餅、老婆餅等。

如今餅店麵包店到處皆是，特別日本麵包蛋糕雄踞市場，誰再會記得香港傳統餅食？

我還記得小時候，拿着一毫五仙，要到茶樓才可買得餅食，後來一些士多店亦有得賣，結果給餐廳提供的新鮮出爐麵包蛋糕慢慢地取替！

「八大八小」食制

「八大八小，吃足幾個鐘頭！」

舊時香港酒樓晚間擺酒席，一吃就吃到半夜三更。何解會吃得這麼久？這與酒樓食制及排場有關係。

其時流行「八大八小」食制，主菜十六道，「大件」者指乳豬全雞鴨鮑參翅肚，上菜時很大碟或用大湯碗；「小件」者屬小菜，分冷葷、熱葷二種，例如燒臘蝦仁雞球之類，用小碟子上菜。「八大八小」是輪流的上，即是吃一味大（如「蟹王鮑翅」）之後就會吃一味小（如「瓜皮海參」）。

但試想要一下子吃十六道菜，根本沒可能，主人家來一次中場休息，讓大家聽唱戲、抽大煙或召妓調情，這就是請客的排場了，務求客人盡歡。

好了，歇完之後，繼續下半場暴飲暴食，所以這樣的飲

宴完畢，已是凌晨一、二時了，簡直是醉生夢死也。

不過，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節奏從緩慢變得快捷，一整個晚上花在吃酒席上開始被認為浪費時間，於是位於中環威靈頓街的「南園」酒家濃縮「八大八小」為「十大件筵席」。這南園是廣州四大食府之一，在港開分店，立即改革食制，相當有膽識，其食單之封面構圖，相當古雅，內列「全桌十大件降價三十元」之菜式：紅燒鮑翅、瑞靄蓮絲、大展鴻圖、珊瑚百花鴿、羽袖添香、玉液全雞、掛爐鴨、祿海鮮蹤、蝶影海花、全福壽。

菜式簡單，自然節省了時間。

歌壇

二十世紀初香港夜間並無多少娛樂消遣地方，除幾間戲院及一個大笪地外，就是塘西風月，令普通人感到苦悶異常。

其時有一間茶樓叫做「武彝仙館」者，在夜間增設歌壇，邀請省港一流歌伶獻藝，那些名字如「瓊仙」、「燕燕」、「小明星」、「飛影」等乃當時歌壇之台柱，一時間聽眾如雲，生意極佳。

原來未有歌壇時期的香港茶樓，只做日間茶市，夜間是不開業，「武彝仙館」開了先例，其他茶樓紛紛學習，到一九二六年，港九歌壇增至十餘間，盛極一時，成名的歌手多達五十人呢！

喝夜茶聽歌，所費亦不算多，茶資一、二毫子，除喝茶外，亦有瓜子或餅食一碟，不另收費，每屆華燈初上，笙歌盈耳，聽眾如雲。有些茶樓會在報章上做宣傳，每夜也會在門外掛起木牌寫上出場序，茶客光顧之前便駐足門前，從秩序表中找他們的偶像名字。

那些著名的歌伶總有着一大批知音的（現在叫「歌迷」），如果她的出場序是八時至九時，她的擁躉八時必定集合捧場，好了，唱完了，歌者翩然而去，歌迷亦隨之下台。其時一般歌伶一夜走幾台，而那群擁護者亦跟着她走幾台，一時風氣所尚，不以為怪，反覺是風流韻事也。

茶樓歌壇在三十年代最為興盛，連帶那些唱龍舟者、瞽師、瞽姬等紛紛自省城來港掘金。直到五十年代香港夜間娛樂多姿多彩，歌壇才慢慢的聲沉影寂下來！

地踎茶居

舊時香港的酒樓與茶樓，經營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酒樓（或酒家）只做晚上飲宴，日間不開業，亦不做茶市；茶樓

（或茶居）正好相反，只做早市午市，夜間並無飲宴，後來開設歌壇，才做夜市。

香港有關茶樓的記載，最早見於清張德彝的《隨使法國記》，他在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途經香港時，「在蘭桂坊楊蘭記茶社小憩」。

這所謂的「茶社」，就是其時外省人對茶居的稱呼了。沒錯，茶樓的規模是決定了其名稱，很是有趣：設有兩層樓或以上的叫做「大茶樓」，如果規模細小只得地下一層，就叫做「茶居」、「地檔」、「二厘館」或「地踏館」等。

其中「二厘館」這名稱，有必要解釋一下，因為茶錢收得便宜，二厘錢之微，而上大茶樓品茗，茶錢則為三分六厘，可見兩者之差距，所以時人慨歎曰：「有錢上高樓，冇錢地下踏！」

「地踏茶居」之名就是這樣來的了，其設備十分簡陋，平房作店，木檯木凳，供應糕點，顧客全是勞苦大眾，是街頭小販歇腳之地，也是街坊聊天敘話的佳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地踏茶居，很流行餐廳式卡座，可能令茶客坐得舒服而大受歡迎，他們喜歡在座位上脫了鞋，戚起雙腳，時人有此笑話：「地踏茶居，見鞋唔見腳也！」

早年海鮮酒家

鮮魚出艙，運去酒樓。

舊時香港酒家甚少有海鮮提供，擺酒席上菜的新鮮魚類沒可能是深海魚，全部是漁塘養的淡水魚罷了。

所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想吃海鮮，一定要遠離市區，到大埔和元朗的海邊，該處有遼闊的海岸線，船家都在附近海域作業，捕得石斑、龍蝦等，立刻交去附近的酒樓，送到時依然活生生的，暫時用鹹水養着，待顧客到來選擇。也有食客親臨小埗頭向艇家購買魚蝦蟹，再攜返酒家炮製。

其時大埔和元朗的所謂「海鮮酒家」，除專門處理海鮮外，甚至還偷偷地賣狗肉，吸引好此道者從老遠的市區到來幫襯，當然吃狗肉之餘，順便找些海鮮吃吃，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也。

不過，那個年代交通殊不方便，新界亦無公路網，更遑論

有巴士行走。去到那麼老遠的地方吃海鮮，非有私家汽車不可，而其時能擁有私家車者，屬非富則貴了。

不過，三十年代後期，香港仔已有公共汽車行駛，每小時有兩班車開行，交通開始便利起來，不用老遠的去到新界吃海鮮，只要到香港仔海邊便可以了。

香港仔的海鮮艇，沿襲廣州市的船菜，他們特備竹簍，以長繩綁於艇邊，中貯石斑、青衣、龍蝦等海鮮，放入海內養着，任由食客挑選代為烹調。就這樣，香港仔變成市區的吃海鮮勝地呢！

海鮮酒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海鮮酒家絕無僅有。

魚市場買手

每朝大清早，魚市場接受買手投標的海魚都不是活的——由漁船捕獲之後，冷藏運回來售賣。酒家買手購回去只可炮製甚麼炒斑球、紅炆斑腩之類，絕對不能清蒸也。

後來，位於灣仔及銅鑼灣之間的「新亞怪魚酒家」出現

了，它門前設有一個大水箱，裏面養着自深海捕得的魚。其時市民對海魚知識淺薄，認為海魚樣子古怪，於是新亞就索性標榜自己為「怪魚酒家」了。

這酒家到六十年代尚在，牆壁畫滿了奇形怪狀的海魚，色彩繽紛，遠遠就可以吸引大家注意。其招牌則大書：「始創科學蓄養魚池發明鼻祖」。

新亞的海魚來源並沒有公開，不過，另一間亦算第一代的海鮮酒家「小欖公」則透露過活生生海魚實在得來不易，據一九六三年八月《真報》刊登的「小欖公食肆十五周年紀念」消息，有非常妙趣的報道：

「新界吐露港海峽海底至豐，如生鮑魚、帶子、響螺、龍蝦等類……小欖公菜館主人，為求保持此等貝類海產活生，替顧客尋求口福，特不惜鉅資組織機動船隻及潛水銅人隊深入海底裏捕魚產……」

嘩，為食活生海魚，竟出動潛水銅人，厲害！

當然，隨着漁船設備進步，捕得的海魚已經可以保持活生，海鮮酒家在七十年代陸續的多起來，門前家家設個水族箱了！

一年容易又端午

龍舟

一年容易又端午。

龍舟競渡至今依然最為熱鬧，但龍舟製作這門手藝在港已接近失傳。據說，目前香港僅有二十名工匠深諳龍舟製造技巧。

傳統的龍舟，皆以堅硬的柚木做材料，而且非常講究製作技巧，由於船身窄長，還要容納數十人，平衡方面非常着重，所以工匠的手藝是很重要。

首先是裁木，然後建造船身的骨幹、船底的龍骨和船面的龍筋，繼而將切削好的各部份木料合併，跟着便是打磨。

還要髹上色彩鮮豔的龍鱗，加上威猛的龍頭，才告完成。而龍頭的設計也很講工夫，是雕刻而成的，龍鬚要靈活，迎風擺動，

龍臉和頸是金色，加上紅鬚綠鬢，威風凜凜。

龍舟分三種：「大龍」，長八十六呎；「中龍」，長四十八呎；「小龍」，長二十七呎。大龍可載六十人，中龍二十四人，小龍八至十人。

製造龍舟忌諱女色，傳統規定，絕無女性參與製造龍舟。新龍舟落成要舉行下水禮，先由主禮人為龍頭點睛，跟着順水推舟，旗開得勝。

據昔日之習俗，龍舟下水要選擇良辰吉日，通常都在凌晨二時到三時之間。在祭祀完畢後，健兒登上龍舟保持緘默，然後扒龍舟向好風水海域進發，抵埗後健兒立刻在岸上摘取青草，放入龍口，然後再以海水潑之，以示神龍開口之意也。

起龍

「自朔至望，競渡最盛。龍舟長至十餘丈，中為錦亭。畫船雲集，首尾相銜，乘潮下上。日暮管絃未歇……」

以上的描寫，見於《東莞縣志》，舊時每屆端午，巨型龍舟（中間還有錦亭）傾巢而出，看熱鬧的男女亦紛紛乘船出海追看，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記曰：「士女乘航觀競渡於海珠，買花果於蛋家女艇中。」

不過，開埠期間的香港，人口稀少，端午也不太熱鬧，

只有香港仔和筲箕灣是港島的最大漁港，人口上千，所以有兩條龍船最為歷史悠久，一條埋在筲箕灣沙灘下，另一條則埋在香港仔沙灘下，每屆節日到來，便會相約扒龍舟。

每年農曆四月下旬，漁民便向「老龍」焚香膜拜，用「問杯」方式起龍和賽龍時間。

所謂「起龍」，就是從沙堆中掘出龍舟，全船粉飾一新，然後舉行下水禮，健兒們初試身手，岸上婦孺放爆竹歡呼。晚上，健兒們大吃大喝，然後養精蓄銳，等待明天。

端午那天，兩條龍舟由筲箕灣出發，一直扒到對岸紅磡，再由紅磡扒回筲箕灣，因為只得兩船，友誼至上，不計輸贏。

那年代龍舟被視為神聖之物，水上人家把它供奉，甚至今之佛堂門天后廟內還置有一艘小龍船，前面有香爐，接受人間香火，根據傳統，屈原投江而死，人們扒龍船，以「龍」鎮壓水中妖魔，保護屈原靈魂不為鬼怪所噬，所以龍船本身已象徵為龍神了。

洗龍舟水

「粵中尚有一種風俗，泛舟或佇立江干觀競渡者，見龍船過後，有湧身跳入水裏，和衣而浴，謂之洗龍船水，一年可免災病。」

以上的描寫，見於清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沒錯，這種「洗龍舟水」習俗至今在港還有，一些水上人家見龍舟經過，也會和衣跳下水裏浸一下，說是可以消災解難。還有變相的洗龍舟水，一家大細去游泳的地方（如淺水灣或青山等）海浴，雖然不見龍舟，但既然是端午，亦算應節也。

香港舊時流行一句俗話：「未食五月糉，寒衣不敢送。」即是說，端午節來臨，天氣炎熱，換季乃時候，也是游泳季節的開始，所以洗龍舟水乃順理成章之舉。

還有「吃龍船飯」的習俗，健兒在出征之前，必在坊社飽餐一頓，婦人們便捧碗到來討一些「龍船飯」（王瓜炒粉絲蝦米，和飯而食）歸飼兒女，謂吃過龍船飯，可保平安，快高長大。

水上人家這天會特備祭品，拜祭祖先的，與陸上居民亦極大不同，他們除了燒金銀衣紙之外，也燒三種特殊的紙紮祭品，這包括：紙紮的龍船、紙紮的「龍舟帽」和紙紮的「龍舟傘」，泉下祖先因而有「龍船」可扒，男的戴着龍舟帽，女的打着龍舟傘，這便舒舒服服的看龍舟競渡了。

從前還流行「唱龍舟」的，市面也有龍舟書出售，水上人家也會買一本燒給祖先，給他們在地府唱龍舟呢！

裹糭

「廣州之俗，端午為糭。以冬葉裹者曰灰糭、肉糭。置蘇木條其中為紅心，以竹葉裹者曰竹筒糭，三角者曰角子糭。水浸數月，剝皮煎食特香甜而爽滑。」屈大均《廣東新語》談糭。

古籍所提及的包糭方法大都留傳至今，例如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仍有以竹葉包裹成的竹筒形綠豆糭，也有以蘇木條為紅心的棋水糭，當然以荷葉包重一斤的裹蒸糭是最受歡迎。

舊時香港的茶樓是不賣糭的，每逢春節和端午，餅店就會掛滿糭子發售，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舊式餅店已經被淘汰，就由粥粉麵店賣糭。

過去的傳統習俗，婦女總愛在家中裹糭的，製作過程複雜，先是準備用料，當然最基本的就是糯米和綠豆了。其時廚房必備石磨一個，把原粒綠豆磨碎殼子，磨為兩片，放在清水裏浸泡三、四小時，漂去豆殼，撈出豆片，瀝去水後拌入糯米中（而糯米亦事前淘洗乾淨和瀝去水），再加入生油、細鹽，便開始裹糭。

糭葉要用水浸透，令到葉身較軟，每糭需葉八張，折攏成尖角形，中間放入糯米綠豆，再將肥肉、火腿、燒鴨、蝦米、冬菇等放在糯米中央，而鹹蛋黃則又放在餡心裏，再將糯米綠豆蓋好，然後將四邊糭葉折攏起來，跟着用水草緊緊的紮捆着，然後放在大鍋裏用水煮上四、五小時。

如果家庭沒有這麼大的鍋，就會用個方型的火水罐，滿載着糭，置於巨型的陶泥風爐上，燒柴煨煮。其時家庭製糭，除祭祖外，也是親戚來往送禮用的。

吃糭

「買糭，去酒樓茶室！」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尚有好些酒家茶樓在端午前幾天就推出糭子上市，而市民在家中亦不再裹糭了，茶樓每次應節亦可賣上幾萬隻糭子，所賺的一筆也不算少。

不過，裹糭師傅愈來愈少，工錢亦每年上升，很多茶樓

街頭賣糭小販

鑒於難聘師傅，漸漸放棄賣糭。

在香港吃到的糭子計有：廣府糭、上海糭和潮州糭。

當然以廣府糭最為普遍，用竹葉包裹的有梘水糭和鹹肉糭兩種，另有用荷葉包裹的裹蒸糭。其中最具特色者還有「蘆兜糭」，近年在港鮮見，據說此乃中山縣特產，用細長的蘆兜葉捲成筒狀，長似一條人臂，裏面可容納幾個鹹蛋黃之多，重達四、五斤。相傳中山人在早年遠赴南洋謀生，航海耗時半月有多，故創出這特別粗大的糭，只要隨身帶備三、四隻，就可解決食糧問題，而且蘆兜葉具有防腐作用，糭子可保留得更久。

因為香港居有很多潮州人，潮州糭便在某些區域（如上環、西環和九龍城）大為流行，也都分梘水糭和鹹肉糭，但最特別者就是所謂「鹹甜雙拼糭」了，一隻糭子竟然鹹甜兼備，一邊是鹹蛋黃，另一邊卻是蓮蓉，真古怪！

至於上海糭，多在南貨店出售，尤以北角和舊尖沙嘴較

常見——因該地居住着很多上海人。上海糭特色比較小巧，愛用火腿鹹蛋黃為餡，糭身略散，不像廣府糭來得結實，但味道甚佳，別有風格。

習俗

「五月五日掛艾虎，看朱符，為女兒佩，邑人多紉小香囊，日午時袋。」《東莞縣志》所記。

今時今日香港過端午節，很多傳統的習俗都不復存在了，例如家家戶戶貼上「天師符」或「五雷符」之舉早成過去。原來每年一屆端午，陰氣萌動，眾毒並起，百病叢生，過去民間迷信，認為乃「遊光厲鬼」、「五毒五兵」、「五瘟司」等出動，禍害民間，所以有必要貼上「天師符」或「五雷符」辟邪也。

還有，從前的婦女在端午前，把綢緞布碎，加上香料，縫製成香包和錦囊，作為裝飾品外，也視作辟邪的護身符，所以稱「午時袋」是因為五月五日午時拜神祭祖，這之後，婦女們開始將香囊掛在襟頭。

《東莞縣志》提及的「掛艾虎」也沒有了，這艾是一種草藥，傳統醫書指示「艾可攻百病」，舊時民間把採摘到的艾，編織為人形獸形，稱「艾人」、「艾虎」等，掛在牆上，屬於法物，辟邪治鬼。

女子扒龍船的「鳳艇」

雖然很多習俗都沒有了，但龍舟競渡卻能更加發揚光大，例如在中國歷史上，以前從未有女性參加龍舟比賽的，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現，巧立名目為「鳳艇比賽」，首先在油麻地海域舉行，當時是划舢舨的，每艇規定兩名女性參加，划動雙槳比賽，其時舉行的次數並不多，也不受人注目。

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某主辦龍舟競渡的團體正式邀請女子隊參賽，「鳳艇隊」才正式出現。

藏龍

「端午過後，龍船入土！」

香港龍舟競渡是有其滄桑一面，亦非年年好景都有龍舟扒的。戰後香港經濟蕭條，新界村民扒不起龍舟，在端午竟然扒舢舨鬥快，還美其名為「龍艇比賽」呢！後來理民府官員、石崗英軍等組成洋龍隊，而漁農處又插手推廣，龍舟方開始在海面出現。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參加龍舟比賽者多屬漁民及船運團體。但一九六七年發生暴動之後，港府採取親民政策，注重市民康樂活動，全力策劃龍舟競渡，連港督及三軍總司令等高官亦蒞臨參觀及主持頒獎。而主辦者也花樣百出，邀請大機構及娛樂界參賽，於是女性健兒組成的「鳳隊」也在這時候出現。

一九七六年旅遊協會舉辦「國際龍舟邀請賽」，將端午文化與香港形象拉攏一起對外宣傳，所以端午之後一星期，到扒完國際賽事，龍舟才有機會得到休息。傳統做法，端午一過，就要把龍舟收起來，這叫做「藏龍」。顧名思義，是將龍舟收藏起來，以免受到日曬雨淋或強風破壞。

藏龍方法，先將龍頭龍尾從龍身中分開，藏之於祠堂或神廟內，而龍身則以膠布、帆布等包裹，埋在水田底下，又或者埋於河底或塘底，用泥將之埋起來，船身就不怕損壞了。不過，現在多數不用這種藏龍方法，而是在樹蔭下蓋搭龍舟屋，在屋內搭上棚架以放置龍舟，安安全全的，不愁遭自然氣候侵損，靜待明年藏龍復出！

墟市懷舊

無人則虛

趁墟，鄉鎮的生態習俗，很古雅。如今的香港已是超級大都會，這「墟」的觀念早就煙消雲散了。

不過，話雖如此，香港新界仍然殘存着所謂的「雞鴨墟」等，而九龍也有「花墟」、「天光墟」等，所以有必要懷墟之舊也。

其實香港老人家還有俗話「趁墟咁早」和「趕住趁墟」，今日仍間中得聞，這「墟」的觀念也就應該從頭説起了。

「趁墟」者，北方話叫做「趕集」，有着相當古老源流，早在長江以南地區通用此語。宋朝時代錢易著《南部新書》有載：「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趁墟……」

由此得見，「趁墟」這俗話乃源自古代江南。

大抵中國在宋代城鄉鎮的生態規模已定，墟市亦成一規律，「三日一市」，每隔三日就擺一次市，趁一次墟，此古老習俗曾一直傳到今之新界，有所謂「三六九墟」之設，分明源自古老的「三日一市」了。

關於「墟」的出處，可見於宋朝吳處厚著《青箱雜

記》：「嶺南謂村市為虛……蓋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墟。」

這段話確能解釋「趁墟」的特色：沒市的時候，沒有人，空地一片，就是「虛」（墟）；當擺市的時候，人頭湧湧，這就叫做「滿」了，可見市集學問一點不簡單也。

大清早趁墟

「嘩，咁早，趕住趁墟呀！」

沒錯，舊時墟市大清早舉行。傳統鄉鎮生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早起來擺市，而農夫們趁完墟，還可趕上田間工作，正如范成大的詩句：「趁墟猶市井，收潦再耕桑。」

南宋這位范成大很喜歡趁墟，他的《范在湖集》寫有頗多的趁墟詩句，甚有鄉土氣息，例如：「癭婦趁墟城裏來，十十五五市南街」、「趁墟漁子晨爭渡，賽廟商人晚醉歸」等。

特別這句「趁墟漁子晨爭渡」，反映出其時之墟市愛設在近江河地帶，因古時河渡被視為最便利的交通，農夫搭船到來趁了墟，而漁夫亦把魚獲帶來擺賣。墟市擺得久了，人們就索性在此聚居，城市出現，文明也開始，此所以歷史學家堅信：「河流乃文明的搖籃。」

翻閱清朝李調元輯《粵東筆記》，發現有「趕墟」一條，值得引來參考：

「《南越志》云，越之市名為墟，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表皆然。呂沈《化州詩》，三日一墟人不斷。李德裕《屋州詩》，魚鹽家給無墟市，故村鎮趕集者，謂之趕墟。」

李調元講出了墟的成形，首先是一片空地，在鄉村附近，未幾引來了商人，而那句「或歌舞以來之」暗示兩個可能性：其一，歌舞賣藝者亦趕來墟市獻藝，博點使用；其二，商人開市，找來藝人獻歌舞，作為酬神。總之，以前趁墟，一定很熱鬧也。

肥豬出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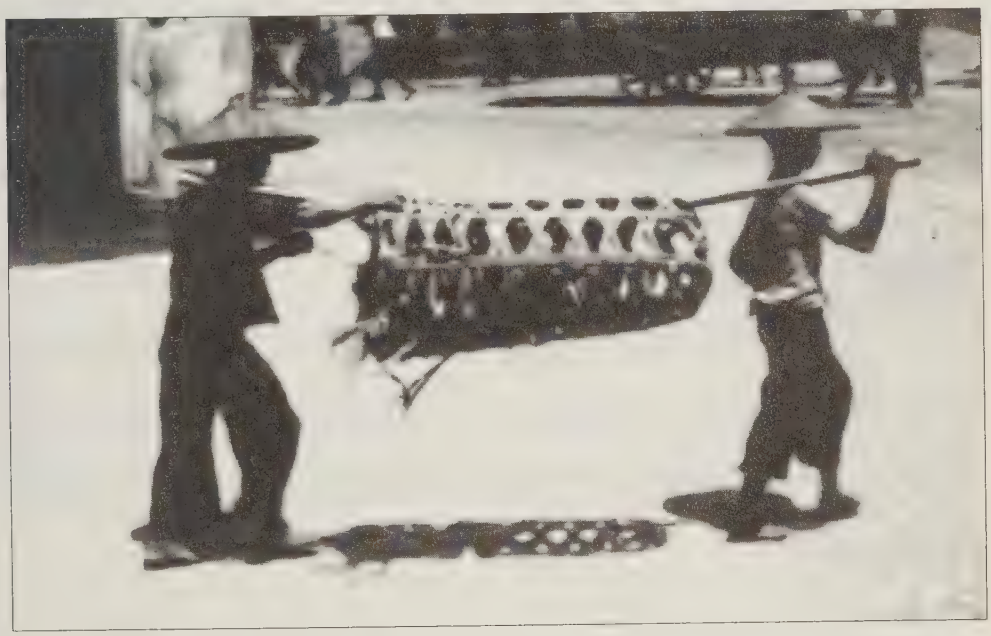
「抬隻豬趁墟賣！」

舊時趁墟好熱鬧，甚麼也有得賣，孩子們愛跟媽媽去趁墟，大姑娘們穿得靚靚的，也去趁墟，各有不同興趣，各買不同物品。除商人小販雲集外，那些流浪藝人也來混飯吃。

每逢大節前夕，墟場更是熱鬧，雞鴨鵝等全部趕來販賣，連肥豬也給人抬出來趁墟。

舊時鄉下養豬的地方叫「豬欄」，帶豬去賣叫「出欄」。「出欄」的豬懶惰，要牠自己走路實屬困難，所以豬戶就趕豬隻入豬籠，再由人合力把牠抬去墟市上賣。

在養豬業中，豬籠是不可缺的工具。從前的豬籠用堅韌的大竹篾織成，由於香港缺乏大竹樹，竹篾編出的籠不耐



用，抬上幾次就會損壞，中途給豬隻突圍而出，那就麻煩極了。還有，竹篾有刺，趕豬入籠會刺痛了豬，令牠不安，不斷鳴叫或掙扎，阻延運輸過程。

原來，香港養豬業曾經有過光輝時期，那是一九五零到一九六四年之間，尤以一九六二年為全盛期，該年新界豬場供應六十五萬頭豬到屠場屠宰。

所以供「出欄」用的豬籠生意也就成行成市，製造商便發明用鐵枝來代替竹篾造豬籠，雖然沉重但起碼耐用。但抬豬趁墟可就百上加斤，令人吃不消，惟有額外花錢僱用貨車運載肥豬上市也。

三六九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新界尚未城市化，在還保持着小鎮風情的時日裏，四大名墟依然存在，就是大埔墟、粉嶺的聯和墟、上水的石湖墟和元朗墟。

「去新界趁吓墟囉！」其時香港的城市人間中亦會乘機借趁墟為名，去郊外遊玩。

來到墟場，但見人頭湧湧，鄉下人從四方八面而來，在場地上爭取最理想之販賣地盤。此時雞鵝鴨的叫聲，人們開價還價之聲、爭執吵鬧之聲，此起彼落，正式係「開墟咁嘈」也。

新界墟期亦有一定的規律，分「一四七墟」、「二五八墟」、「三六九墟」等。所謂「一四七」，就是每逢農曆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便是墟期，餘此類推。至年關歲晚那數天，幾個新界墟場，再沒有甚麼期限，日日開墟，場地擴張，以容納更多的鄉下佬在此活動。闢塘養魚的人，就在這期間乾塘捉魚，運去墟場販賣；而種花種桔者，也把所有收成帶來這裏擺檔……

墟場另一角，也在這時期開始蓋搭戲棚，準備在新春期間上演大戲，酬謝神恩，並提供娛樂，增添節日氣氛。

不過，隨着新界城市化，墟市亦漸漸消失，不再熱鬧。曾幾何時，元朗尚存「三六九墟」，主要是賣雞和鴨的，由凌晨四時到上午七時賣雞，下午四時至七時售鴨，略能保留舊俗，所以，對民俗學有興趣者不妨去看一看。

成衣天光墟

香港市區也有墟市，最著名最持久者首推「天光墟」了。

所謂「天光墟」，就是趁墟者在天明之前聚集，摸黑交易，一到天明就散。

天光墟歷史悠久，最早位於九龍長沙灣道中央一塊長滿野草的泥地，時為一九四二年。香港淪陷於日軍手上，生活艱難，物資短缺，百物暴漲，很多香港市民被迫返鄉居住營生。其時交通癱瘓，大家惟有靠雙足行路上廣州，為減去笨重的行裝和購買糧食，便將衣物賤賣給故衣小販……

而那些故衣小販便挑着籮，趁未天光把衣服偷偷挑往長沙灣那片荒地擺賣，那時滯留香港的市民沒有能力購新衣，只能買故衣來穿。加上生活困難，省港澳很多水客以販賣故衣維持生計，而這長沙灣天光墟，就成為當時新界、南頭、惠州、太平各地故衣客的主要貨源集中地。

淪陷期間晚上是戒嚴的，到天明之前才解嚴，小販和故

衣客就在此地作草草交易，直到天明生意做完各奔前程。未天光就開市，才天光便收市，「天光墟」因而得名。

這個成衣天光墟在戰後陸續的搬遷，現在已搬到去鴨寮街與石硤尾街一帶，非常興旺，小販用各類運輸工具把衣物載來販賣。叫聲此起彼落：「十元一件！」「趁手，抵買呀！」

一到早上八時，墟市散去，免得阻礙繁忙鬧市交通。

金魚天光墟

旺角有個「金魚天光墟」，亦是歷史悠久的，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存在，其時位於舊旺角火車站外，原是專賣紅蟲的市場（因新界有大量生產），後來逐漸發展為全港唯一的水族館行商的集散地。

每天清晨六時，各式各樣的商販，突然從四面八方湧來，使靜寂的火車站，立即形成一個墟市，就地交易，但九時過後，人群散去，墟也就消失了。

全盛時攤檔多得很，市民所需的金魚、熱帶魚、紅蟲、水草、魚缸和擺設等，全都由這個天光墟供應。

清晨五時半開始，一輛輛小巴和客貨車，穿梭而至，小商販和村民，專程由港九及新界各地前來趁墟。六時許，大大小小的塑膠袋，像長蛇陣般一字排開，於是水族館的買手

天光墟賣沙蟲，是逐斤秤的。

沒固定攤位的小販，以擔挑流動販賣。

和魚類玩家，相繼雲集。特別那些買家眼光獨到，在極短時間，甚至只一瞥，就可以看清膠袋裏的貨色，跟着議價，現金交易。

天光墟的金魚和熱帶魚，都是在新界上水培植的，不過亦有從泰國運來的，而買家購得之後，再運去外國，因此外銷為最主要，佔九成之多。

一九七四年，日本錦鯉抵港，身價極高，賣到二萬元一尾，被稱為「游水鑽石」，可見其矜貴。一九七五年，新界的養魚場大量繁殖，這錦鯉就成為天光墟的新貴了。所以，不要看輕此地小販，每日的生意額是相當可觀的。

花墟和玉墟

香港市區的墟，除了成衣天光墟、金魚天光墟外，還有花墟和玉墟。

九龍界限街的花墟，歷史悠久，早在一八九八年以前，界限街是一條中港的邊界線，該地有很多花農種花，每到黃昏花農便運着一籮籮的鮮花到來擺賣了。黃昏賣花，花不易殘，又因那時晚上九點之後，居民出街要有通行證（俗稱「街紙」），非常不便，所以花墟要在黃昏開市，九時收市，來去匆匆。

到後來取消了宵禁及街紙制度，花墟便延至八時才開

市。但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界限街交通繁忙，當局開始覺得花農阻礙交通，警方出動掃蕩，而花農派代表與警方交涉，指出花墟歷史悠久，供應全港鮮花，不應趕盡殺絕。

「好吧，午夜十二時，等巴士收車之後，花墟才可開市！」當局決定。

於是，花墟就在深夜開市了，直至如今。

至於玉墟，就是位於廣東道一帶的玉器市場，興起於五、六十年代之間，名揚東南亞。最有趣者，香港並不產玉石，但玉器卻來自各地，匯集於此，導致東南亞買家經常專程來到採購。

玉石市場，也是一個「墟」。

玉墟店鋪林立，而小販亦霸佔了附近橫街窄巷，大擺地攤。每天早上十時開檔，一個鐘頭之後，就人頭湧湧，交談聲、評價聲，此起彼落，鬧哄哄的。有時小販太多了，被迫借地於涼茶鋪及茶餐廳交易，賺得錢後，當然要給些甜頭老闆了。

熱鬧到十二時許，玉墟就收市了。

江湖情

江湖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這是唐朝杜牧的《遣懷詩》兩句，可見「江湖」一詞很早已有，流行至今，甚麼「江湖仔女」、「江湖道義」、「他來自江湖」等，時有所聞。

「江湖」與幫會扯上關係實由來已久，清朝開國未幾，民間祕密組織反清復明，風起雲湧，活動於湖南、湖北一帶者稱「哥老會」，後來組織擴散開，演變為洪門和青幫，而哥老會的「暗語」就稱黨羽活動範圍為「江湖」，見於哥老會的祕密詩句《相會合同》：「看看紅雲遮日月，九州萬國齊起昇，有人知道江湖事，處處江湖路路通。」

因為人在江湖，要遵從一定的「遊戲規則」，否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江湖和幫規是連上關係的，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一九二四年，「切口」即「暗語」），在「青幫之切口」題內收錄了「亂道江湖」一條，其解釋為：「泄漏幫規也。」

香港最古老幫會「三合會」（又稱「天地會」。所謂

「三合」，天地人三結合也），源自廣東，創於清嘉慶六年（一八零一年），記於《東莞縣志》之內：「是年緝獲東莞天地會為首奸人陳禮南，寘之法，先是福建奸人陳禮南潛至邑中，煽誘無賴，斂財結拜，號天地會，藉勢詐勒，橫行城鄉……」

一八四七年，香港開埠未幾，三合會已在香港活動，建立二十六個堂口之多，據說，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反清，香港三合會響應，三千人浩浩蕩蕩殺上廣州，為革命而流血！

徽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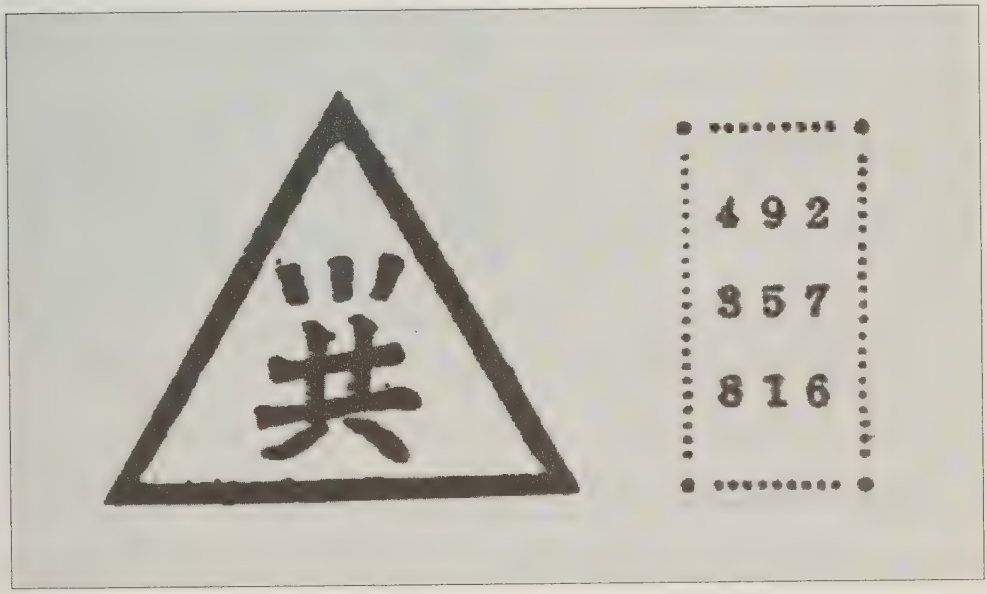
「四八九山主，四三八副山主。」

幫會暗語之中，以數字最為莫測高深。

三合會的最古老徽記是一個三角形，一邊是指天，一邊是指地，一邊是指人，合成三角，裏面是個「洪」字，只不過將三點水的部首寫在「共」的頭頂上，變成了一個怪字「𡈼」。「洪」，據說暗示明朝（反清復明），因為朱元璋年號「洪武」，而明末皇室逃亡，隱姓埋名，多改為「洪」姓。

而數字的基礎都是來自這個徽記的，例如總頭目（又稱「山主」或「大路元帥」）四八九，三個數字加起來得出二十一，而「二十一」，正是三角形裏面「𡈼」字中間的部

古本《清洪幫演義》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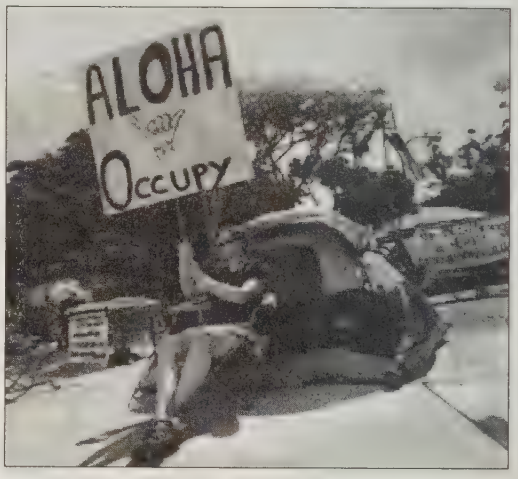


三合會「洪」字與數目字關係。

份，即是一切以它為主，同時二十一是三乘七，在洪門，「三」代表生，即天、地、人，「七」代表死，二十一就是代表再生。

幫會以手勢表示身份。（《香港商報》圖片）

至於副山主（「二路元帥」）四三八，「四」字代表「四海之內皆兄弟」，「三」和「八」，就是「巽」字的頭和尾。所以，山主的四八九，加副山主的四三八，就等如全個「巽」字。



同樣手勢，有不同文化表述。

而且四三八的三個數位，加起來為十五，亦等如三乘五，三代表生，五代表長壽，象徵永生。再者，十五這數位，有一個古代算學的排列：

4 9 2

3 5 7

8 1 6

不論橫、豎、斜角，加起來的得數，都是十五，幫會數字皆以此為基礎也。

數字

「四二六紅棍，四一五白紙扇。」

繼續談江湖人物的數字遊戲，他們基於祕密組織傳統，以數字暗示身份，亦有一定手勢來比劃自己輩份。

每一個數字都有其組合和意義的。

例如「四二六」紅棍，武將職位，即打手，又叫「天將」，來源是四乘二十六加四，等於一零八，暗合梁山泊一百零八名好漢聚義。而且四二六之數加起來，等於十二，十二又可以由四乘三得出來：「三」指生，「四」指死，因此有天地生人的意思，即紅棍掌握人權，操生殺也。

至於「四一五」白紙扇又何來？白紙扇，幫會文職，稱為「軍師」。「四一五」，來源自四乘十五加四，等於六十四，合「八八六十四卦」，而八卦乃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源，運籌乾坤，《封神榜》裏的姜子牙（軍師的先驅）做得到也。

還有「四三二」草鞋，亦歸武職，奔走報訊者。來源是四乘十二加四，得一三二，而一三二相加就是「六」，這「六」是指少林寺排行第六的一名師弟，而當年清兵圍剿，火燒少林寺，全靠該六師弟通風報訊，才倖免於難。

最低級的「四九仔」也一樣有出處的，其來源是四乘九，等於三十六，合三十六天罡之意。

幫會祕密手語，據說現在還有使用

過去，這種三合會的數位遊戲是屬於祕密，非江湖人物是不懂的。當然因為警方歷年反黑，由叛徒們泄露出來。

字頭

「喂，你乜嘢字頭呀？咁惡！」

舊時香港人愛稱江湖人物為「字頭友」，因為香港幫會分門分派，但不離五個字頭的派系，如果不入此五個字頭之內，則屬好打有限也。

這五個字頭源遠流長，「和」字頭，又叫「歪嘴」，因「口」字在一旁；「同」字頭，又叫「冇下巴」，因「同」字下面空空如也，並無撇劃；「聯」字頭又叫「單耳」，因其字只得一隻耳朵；「十四K」，又叫「孖七」（二七一十四）；還有，「新」字頭……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聲勢最大者首推「和」字頭，在港有三十六個分部，其中的「和安樂」人數最多，江湖人士愛給與花名「汽水」，原因是當年香港有家「安樂」汽水公司，名字與該字頭相同。此隻汽水最喜歡參與慈善活動，每逢有人開籌款賣物會，一定爭先報效全場汽水，故後一輩三合會中人，非常樂於以「汽水」當作和字頭的通用名稱。

其次在四十年代組織最龐大，便數到「十四K」，總部設於廣州市西關寶華路十四號，初時定名為「十四會」，後

改十四K，因為K指「K金」，乃硬（「硬漢」）的意思，屬於好打之人，在戰時淪陷期間，據說該組織幹過不少敵後工作。五十年代，吸納很多阿飛入會，人數多達十萬之眾。

四十年代還有些小的字頭，如「炮樓」，人數不多，但很齊心，據說是吃皇家飯的，勢力甚大！

大會

「三角碼頭潮州幫開大片呀！」

十九世紀末香港搵食艱難，一般華人不是販夫走卒就是碼頭咕喱。特別香港島的上環和西環，是越洋貨輪及省港澳輪渡上貨和卸貨的主要地，來自各地的咕喱皆積聚於此，為了爭生意、爭地盤，紛紛組織成甚麼「東莞幫」、「潮州幫」等，每次群毆，出動百人起碼，場面悲壯。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警方掃黑舊照片。

據說最早成立堂口者是一名東莞籍小販，他花名叫「賣魚祥」，在廣州時曾參加過「洪勝會」，來港賣魚時，目睹這一群（包括自己在內）披星戴月、肩挑背

肩的升斗小民，日夕為了霸檔口、搶生意而經常發生磨擦，由口角演變為群毆，簡直不是謀生，而是拚命了。於是，賣魚祥發起組織「洪勝會」，團結市場攤販力量，以備發生糾紛，便一呼百應，將對方殺個片甲不留。

還有，當時香港警察力量十分薄弱，對地區所發生的爭執或毆鬥，除非搞出人命，否則多數不予理會也。

而各行各業人物，眼見賣魚祥一招生效，也相信團結就是力量，一時間堂口紛紛成立，各據地盤。

宣統元年，香港各堂口的江湖人物曾開了一次洪門大會，據說是由「勇義堂」的執事「黑骨仁」發起的，他認為堂口應聯合起來，和平相處，有福同享，萬一發生糾紛，擺檯講數解決，擺檯方法，有一定的手語和茶陣，非不得已，不會訴諸武力！

二五仔

「二五仔，捉到將佢打柴！」

香港很多俗話是源自江湖術語的。

江湖人物自命義薄雲天，最憎恨叛徒和告密者，但凡這種人一律稱「二五仔」，何解？

這「二五仔」源自清代洪門。據洪門的傳說，達摩是祖師爺，少林寺是洪門發源地，清兵火燒少林寺，少林五祖逃

執行家法對付二五仔，沉屍海底。

出生天後，在紅花亭結義，創立洪門反清復明。

據天地會文獻《西魯序》記載：「有奸臣一名建秋，一陳宏，二人同心設計害少林寺僧人，入朝暗奏一本……二人領旨……帶兵前往……路遇馬寧兒做車夫……即用寧兒為引路為線，放火依計而行……」

馬寧兒是少林寺出家弟子，武功高強，坐第七把交椅，但六根未淨，色膽包天，污辱人家妻子，被逐出山門，這便含恨在心，投靠清兵，導致後來火燒少林寺了。

因他排行第七，「七」字拆開就是「二五」，所以反骨之人就叫「二五仔」了，捉到之後定必處刑至死，此之謂「拉柴」。

據一位署名「水銀生」的作者在《黑話大成》（載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社會黑幕》雜誌）指出：「洪門中人，以柴、草二字乃指清朝之官兵而言，如擒獲清廷之官，則曰『拉柴』，凡有擒獲回來，必處以死刑者，後人以死曰拉柴者，義乃本此。若殺得一個清廷之兵，則曰『割草』。」

處決之前，必然會打餐死，所以「拉柴」之前，就是「打柴」也。

牒腳

「豈有此理，起我牒腳！」

舊時江湖人物甚多避忌，例如數字之中永不言「七」，因「七」字代表死亡（「做七」），而叛徒出賣組織者叫「二五仔」（二五相加等於七），亦與「七」字有關連。

連上酒樓茶室吃飯，都有諸般避忌，例如企堂上菜，其時剛好吃完一道菜，再起另一道，只把新的一碟菜，疊在那隻空碟（避而稱「吉碟」）上，這就是「起碟腳」，乃撈家們最忌，視為凶兆，極不高興，立刻喊打喊殺：「豈有此理，起我牒腳！」

究竟原因何在？

「碟」與「牒」同音，撈家最怕人家起他的「牒腳」（「底細」——在幫會的身份或犯罪歷史等）。

所謂「牒腳」乃「度牒」之俗稱，古時僧人用以肯定自己身份的東西，由寺院發給。因為僧人在舊中國社會屬特殊階級，可以避免兵役等，而江洋大盜打劫放火，被官兵追得急了，便買張度牒落髮為僧（例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掩飾身份，而寺院亦靠賣度牒賺了很多錢。就這樣久而久之，江湖中人愛用「牒腳」比作自己的「底細」，甚至舊時的清幫洪門等的確印刊有「身份證明書」的。

「起牒腳」，就等於被人「起底」，揭露出種種罪證，這就凶多吉少了，所以江湖人物是最為忌憚的。

腰憑，舊時洪門會員之證明書。

牒腳，以前江湖人物之「身份證」。

香江製衣業

衣車

《香港服裝史》，一本硬皮彩色印刷二百多頁的書，一九九二年出版，筆者是主編，也是部份文章的撰稿人，最重要者，此乃紀錄香港服裝及其工業發展的第一本專書。

除了書之外，當年會展中心「時裝節」的會場展出了香港百多年來服裝衣物的演變。由書到展館，經費二百萬元，都由五個製衣商會和一個製衣工會，出錢出力搞出來的，當時來說屬於史無前例了，而且那次服裝史展覽是公開的，歡迎廣大市民參觀，想必當時已滿足很多喜懷服裝之舊的人士。

今天的香港是時裝大都會，人人穿得好，但回顧製衣工業未成形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港人一般衣着平凡，更談不上甚麼時裝款式了。

其時家庭婦女都略懂裁剪，因承襲中國傳統婦女美德（自幼要學習針線織補等），買架縫紉機（俗稱「衣車」）回家，替丈夫子女度身，剪裁布料，跟着踩動衣車，於是一家大細衣着，由裏到外，一手搞掂。特別內衣褲、睡衣、枕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衣車廣告。

舊時製衣工場以男師傅為主。

頭袋、被褥、牀單等，一般人家絕對不會幫襯百貨公司的。

所以，舊時家中必備要物，首推這輛衣車了，而且外國衣車（如勝家、三菱等）價錢昂貴，惟有買國產衣車，有些窮等人家買不起一手衣車，就只好買二手的了。其時街頭巷尾也出現修理衣車的檔口，工匠們亦兼營二手衣車買賣。通常所謂「二手」者，已被用得很殘居多，但有了它，可以解決生計，家庭主婦亦視之如寶也！

製衣之初

製衣業説從頭。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已有布廠開設，首間是中亞布廠，到三十年代增開了民元、三光、國華、華生、利華等布廠。

有了布，就開始有製衣。

一九三二年香港開始出現家庭式山寨廠生產童裝、妹裙（意指「小妹妹穿的裙子」），發給街邊賣衫檔口和小商店。那個年代中環有很多洋雜店，專賣百貨，一些店伙亦會裁製童裝，順便在店裏擺賣，算是賺點外快。製衣業就是這樣做起來的……

那些童裝和妹裙也都是外銷的，不過是賣給南洋客罷了。

至於毛衫業的發展也一樣源遠流長，早在一九二九年，已有山寨廠出產毛衫和毛手套，運去東南亞、大陸、泰國、印尼等地。這些毛衫原料比較粗劣，用毛紗和棉紗混合，據說，還有用鴨毛、鵝毛混合的。因東南亞國家天然資源豐厚，到處都開礦，工人在陰森地底工作，寒氣迫人，這些粗質毛衫和手套就大派用場了，所以外銷數量甚廣。

那年代的車衣工友差不多清一色是男人，因民智還很保守，女人少有出來工作者。

一個熟手的車位工資每月有二十元左右，師傅月薪三十元以上，學徒每月只得三元（需時一至三年才滿師）。在日本侵華、廣州淪陷期間，米價早晚不同，車衣工友寧要米糧不要工資，老闆惟有每朝掛一包米於衣車上面，工人一天辛勞之後，離去時取米回家煮飯，如今說來，確屬匪夷所思也。

上海裁剪

現今的香港是國際時裝大都會，但回想過往，港人衣着只屬粗衣麻布，沒美感可言，究竟最早的轉捩點何在？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整體，要追尋它的時裝之源，當然要往中國大陸去找了。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是時裝之都，全國聞名，

領導潮流。

上海之開為商埠，遠溯至一八四三年，因華洋雜居，得西方風氣之先，清朝的正統觀念慢慢鬆弛，而服飾也開始發生潛在的變革。民國之後，洋貨大量傾入，羽紗、呢絨、洋綢、花布等充斥市場……

這之後，出洋的留學生和華僑多起來，他們不斷地把西洋服裝款式帶進十里洋場，上海服裝行業欣欣向榮，成為當時全國以至東南亞的一個服裝櫥窗。尤其是女性的服裝，由於縫紉精緻，款式合乎潮流，使上海成為全國婦女時裝的中心。

所以，其時上海興甚麼，廣州和香港影響所及，也會興甚麼。而上海裁縫聲名大噪，靠着一把刀（剪刀）就可走天涯了。

三十年代末期，日軍侵華，上海失守，很多裁縫為避災而南來香港，紛紛設店裁製時裝，開創了香港時裝新潮流。

當時有一間名叫「鴻翔」的時裝公司，其廣告如是說：「本公司縫師百餘，

技術獨到，每年在上海經過考試手續，補充來港，所以交令出品，上海香港齊一標準，以好萊塢流行款式為骨幹，而折衷東方美術思想，完成一九四一年新裝，新時代婦女御此新裝，彌增文雅大方……」

衝擊之下，香港人開始留意服裝的款式。

上海時裝

「早期香港時裝乃源自上海！」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上海服裝業走向繁榮，其時婦女流行穿着旗袍，師傅們為爭生意各出奇謀，替旗袍創造各種款式，務求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的美顯示出來，一時風尚，旗袍就由上海流行開來，以至全國婦女都穿着旗袍了。

舊式上海製衣店，統稱做「蘇廠」，師傅多屬蘇州和揚州人。漸漸西式服裝縫紉方法推廣，還有縫紉機的運用，一股新興的勢力出現了，就是專做西服為主的寧波人，多來自浙江奉化一帶，叫「紅幫」裁縫便是。一時間各家各法，欣欣向榮，全盛時的成衣店達二千多家，從業者四萬人左右。

其時尚未有時裝設計師，但那些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專家們紛紛把西方的時裝觀念帶回來，而十里洋場中的摩登女郎、交際名媛、影劇明星等，都熱衷於服裝上的款式創革，甚至親自設計服裝，對上海時裝起着極大的衝擊。例如

陸小曼

交際花唐瑛、陸小曼，和一班留學巴黎的藝術家，在上海最早創辦時裝公司——「雲裳公司」，他們親力親為的設計和改良時裝。而「時裝店」的名稱就慢慢取替了「成衣鋪」、「裁縫鋪」，這些店子是不製成衣的，顧客臨門，度身訂造，但價值不菲。

上海的時裝店雲集於靜安寺路和霞飛路，紳商士女熙來攘往，衣香鬢影，可惜好景不常，日軍侵華，上海危在旦夕，很多時裝店和師傅都南來香港發展，掀起了港人時裝熱的第一潮，一些上海的資本家亦考慮南來設廠。

旗袍與西服

「揸包袱上門做生意！」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香港裁縫店甚少，大多數師傅是不設門面，只挽着個小包袱上門找生意的。當然，只有高尚住宅

區大戶人家的少奶小姐們才僱用得起，這位上門的師傅一個人負責度身、試身及縫製，造好還要親自上門送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女裝，旗袍世界。

四十年代中期，香港重光，百業待興，上海師傅亦陸續來港，把「時裝店」的觀念帶來香港，一時間女服店多起來。這些店子有獨立造旗袍和唐裝的，亦有專造女裝西服的，後來為爭奪更多女顧客，既造西裝亦造旗袍。不過，在四、五十年代，只有那些富家小姐、電影女星、少數職業女性，才會花相當之錢去度身訂造西服了。

其實四、五十年代香港女服業的高潮，是旗袍的發揚光大，其時女士們不分尊卑，都愛穿旗袍。一九五八年，來自香港的關南絲進軍荷里活電影界，在香港拍了一部舉世知名的《蘇絲黃世界》，她的主要服裝就是旗袍了，窄身暴露玲瓏曲線，短及膝部盡顯修長玉腿，西方人認為非常性感。而在《蘇絲黃世界》國際公演時，香港製造的旗袍亦遠征各地展出，以作宣傳，就這樣旗袍揚威海外，導致很多國際著名豔星如馬丁嘉露、阿娃嘉娜、珍茜蒙絲等專程來港訂製旗袍。

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零年的頂峰時期，單是上海裁縫就有七百多人，加上廣東技師三百多人，全部共一千多人，此乃黃金歲月，但六十年代中期之後，旗袍被西服取替，旗袍師傅紛紛改行！

艱苦奮鬥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因為中國政局有變，大量人口南移，提供豐厚的資金、技術和勞工，奠定了香港製衣業的穩固基礎。

首先是一批上海紡織界企業家來港，他們向英國訂購最新的紡織機，開設紡織廠。為適應世界市場需要，不少紡織企業家轉為成衣製造商，吸納大量的裁縫師傅在廠裏工作，兼培訓學徒，因為車工精細，甚得外商歡迎。

當時英國商行鑒於香港享有英聯邦特惠稅，大量在香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紡織廠。

購買成衣，導致製衣業開始蓬勃，廠商和工人日夜開工，一星期做足七日，每日落貨之際，連續兩三日通宵工作，不眠不睡，而香港製衣工業就是這樣倚靠廠商和工人刻苦耐勞、辛勤工作而建立起來的。

到五十年代中期，廠商開始拓展美國市場，由於美國訂單數量大，一張單往往有幾萬打，直接刺激起香港的製衣工業。那個時代的出口產品是以童裝、恤衫、西褲為主；出口市場有東南亞、東非、英國、美國等……

製衣廠為吸納大量工人投入生產，開始登廣告招請製衣女工了，香港婦女大都懂得在家裏車衣，如今獲得工廠招聘，自然駕輕就熟，終於在六十年代之後完全取代男工。

由於香港成衣價廉物美，對外國市場造成威脅，引起外國的工會及政府干涉，終於在一九五九年施行配額制度，自此製衣業進入更艱苦的奮鬥。

七十年代，外國名牌牛仔褲紛紛在港設廠生產，將製衣工業推到高峰狀態。

服裝史展覽

「開埠以來第一次，香港服裝史展覽會，一月十三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沒錯，香港服裝的歷史沿革，源遠流長，至今享譽國

際，成衣生產更居世界首位，但從未辦過一次服裝史式的展覽，一九九二年那次應該是首次了。除了展覽，還出版了一本《香港服裝史》的書籍，那也是屬於破天荒第一次。

香港有很多文化和社會史的面貌是很值得重新發掘，展示給香港市民參看的，例如：飲食的歷史、建築的歷史、交通的歷史等。

所謂「以古為鑒」，例如你在展館裏看到香港開埠初的漁村背景，人們穿着粗劣的蛋家服裝，那樣的落後，那樣的毫無美感可言，你就會知道今天香港成為國際時裝大都會，其奮鬥過程極不容易，亦可讓香港年輕一輩有所反思也。

展館的服裝，都由行內老師傅們精心縫製，他們憑着遙遠的記憶，一針一線的把那逝去時代的服裝再塑造出來……

「印象如此吧，記不清楚了！」

「我們不久人世，留下來，不讓它失傳！」

「太好了，能夠舊夢重溫！」

唉，沒有這一班老師傅，根本沒可能有那次的展出，讓我深深的向他們致敬意。

那個展覽會是由香港製衣業總商會、香港製衣廠同業公會、香港毛織出口廠商會、香港羊毛化織針織業廠商會和香港服裝業總工會主辦，並得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紡織業聯會和製衣業訓練局協辦，當年展出為期三天。

賣豬仔

賣豬仔

「慘，被人賣豬仔！」

香港之趣怪俗話，但凡受騙，就叫做被人「賣豬仔」。在十九世紀，「賣豬仔」的真正意義，是華人被誘騙出國，簽了賣身契，被運到南洋、北美等地，做着廉價的勞工，直到賺夠錢贖身為止。所以，豬仔出洋實乃人間慘劇。

晚清中國政治混亂，廣東、福建二省農村經濟破產，無知的村夫誤聽豬仔頭花言巧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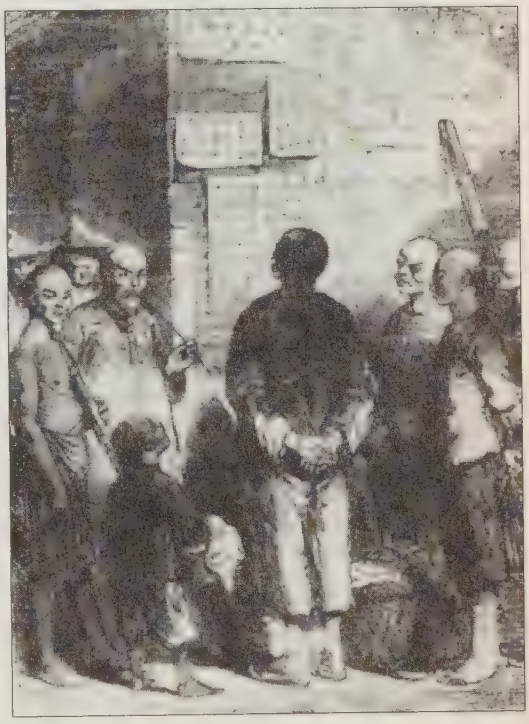
「去金山掘金，好容易發達！」

「南洋遍地黃金，你總應該闖天下也！」

「打一兩年工，還錢贖身，又一條好漢！」

總之講到天花龍鳳，簽下合約，預支一筆安家費出洋去。

「賣豬仔」盛行，亦有其原



晚清農村破產，民眾都渴望到海外淘金。

因，過去歐洲北美等盛行奴隸貿易，奴隸販子自非洲劫掠大批黑奴賣去做苦工。但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首倡禁止黑奴進口，經南北戰爭，全國黑奴解放，未幾，英法諸國亦開始解放其殖民地之黑奴。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真空，於是就向積弱的中國入手了，聲言尊重人權，推行「契約勞工」，實則變相奴隸制度。

明明是人，何解稱「豬仔」？

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解釋：「顧名思義，豬仔一詞，把人比作畜類，象徵着華工的奴隸地位。另一說法，人口販子把大群華工塞進擁擠不堪的底層統艙，同運豬一樣，所以形象地把他們稱為豬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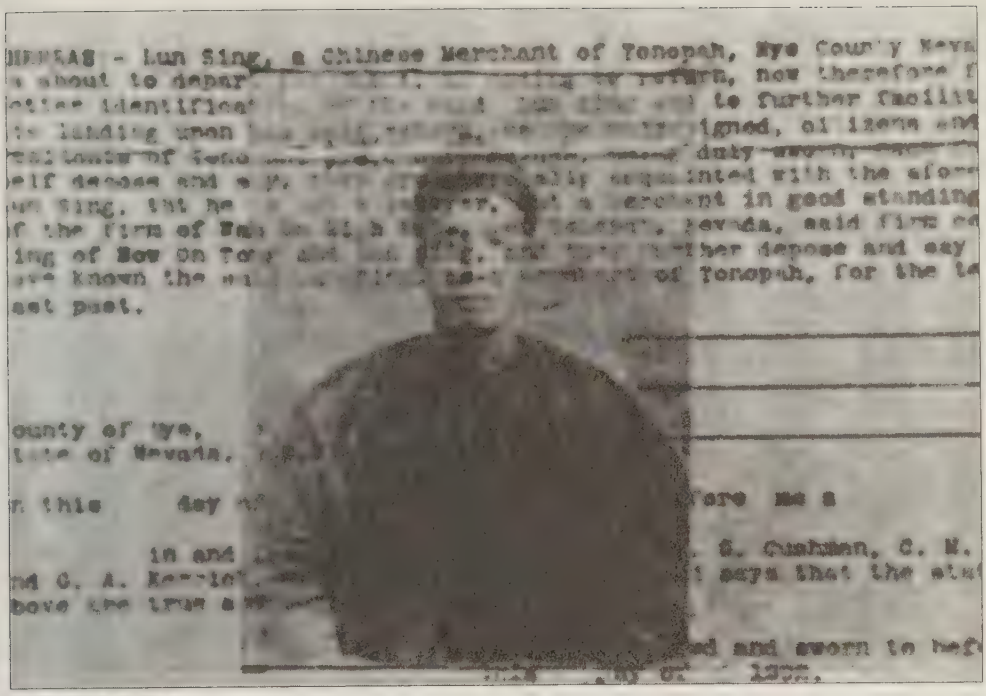
據說，這些華工是被鎖着的，吃飯時圍着一個大木盤，十足豬仔一樣。

豬仔之始

「賣豬仔，首創於澳門。」

香港開埠之前，澳門是珠江口外最重要的商埠，但其地位未幾即告破落。

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之後，澳門作為中外貿易的中轉站已漸由香港取代，在澳門的洋行皆遷港發展。一時間澳門經濟大衰退，澳督竟窮到無法支付公務員薪金，山窮水盡之



Lun Sing, a Chinese Merchant of Tonopah, Nye County Neva
about to depar
to further facilit
ing upon
signed, citizens and
duty sworn,
ally acquainted with the afor
Lun Sing, that he
ereinafter in good standing
of the firm of Bak
Nevada, said firm co
ing of Bow On Tong
further depose and say
ve known the
of Tonopah, for the te
last past.

County of Nye,
State of Nevada,

On this day
before me a

in and
S. Cushman, C. N.
and C. A. Harris
says that the sta
bove are true a

and sworn to bef
1908.

豬仔出洋之文件。

賣豬仔的場面壯觀。

際，豬仔貿易卻援救了澳門經濟……

不過，早在一八一零年，澳門已祕密誘騙華工出洋，第一批豬仔為數百名，運到巴西種茶，豬仔因不適應巴西極酷熱的氣候，全部客死異域。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間，英國人先後兩次在澳門拐騙苦力一千七百多人，運往南洋海峽殖民地。

一八二七年，張心泰著《粵淞小誌》：「廣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此乃我國史籍關於「賣豬仔」活動的最早記載了。

販運豬仔的人，最初採用說服方式（例如「去南洋淘金」之言論），繼而威迫利誘（借錢供其享樂），繼又強拉綁架，最後連越獄的囚犯都在網羅之列。有些囚犯，竟被官廳出賣給豬仔頭，雙方獲利，而只有該犯一文不獲。通常「招募」來的豬仔（被拐騙者例外），都得到一筆安家費，這算是定下賣身契，過到南洋做苦工幾年贖身。

一八五零年，廣東的台山、新會、開平、潮州等地，民生困苦，難以維生，很多人都與豬仔頭交易，自願賣身上船，這是時代的悲劇也。

巴拉坑

「巴拉坑，有入冇出！」

澳門首創豬仔貿易，生意愈做愈蓬勃，其時豬仔館全部集中於大三巴街，該處有一列西洋式樓宇，俗稱「長樓」，專營豬仔貿易。

一八五五年，「長樓」只有豬仔館五間，一八六六年，增至四十間，過得幾年，猛增至三百多家，以此為業者達四萬人之多。

豬仔館業務極佳，簡直供不應求，惟有派出大批「蛇仔」，深入內地，以介紹工作為名，誘騙鄉民到澳門，跟着用武力押入豬仔館；或以借錢吃喝玩樂為餌，拐騙村民；甚至強行把澳門市上的小販、工人綁走，投入豬仔館。

這些豬仔館受葡官操縱，並得外國領事庇護，高牆鐵柵，由大批流氓打手守衛，時人愛稱為「巴拉坑」（Baracoon，「牢房」）。因為豬仔一入此坑，便不能反悔，否則必被毒打至死，此乃天牢一個也。

香港也曾經出現過豬仔貿易，在港島的灣仔，亦設有豬仔屋，一樣高牆鐵柵，嚴刑拷打，曾有無數豬仔在內弔頸割脈，自殺身亡。

而且，香港亦成為澳門豬仔船的裝備（將船艙改作牢

房，加上鐵枝等）和補給站（儲備食水和購入糧食等），可算對豬仔貿易「貢獻」良多。

後來，香港政府基於人道，下令禁止豬仔館之設，亦嚴禁豬仔頭在香港活動。於是，豬仔頭紛紛轉移陣地到澳門「長樓」發展了。

一八七四年八月，颱風襲澳門，大三巴街失火，豬仔館化為灰燼，這可算是天譴。

浮動的地獄

「豬仔船，浮動的地獄！」

運送豬仔去南洋，亦由豬仔頭包辦，為節省費用，多

三枝桅帆船

獲盈餘起見，往往使運輸船隻（三枝桅帆船，俗稱「大眼雞」），超過所載定額。人數既多，飲水不足，飯食惡劣，不能下咽，一遇風浪，暈船嘔吐，狼藉滿艙，奇臭逼人。而豬仔船毫無醫藥設備，一有病疫，傳染至速，死人無數。外國學者H. B. Morse在他的著作《中國的國際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就以「浮動地獄」來形容這種人間慘劇。

晚清小說《苦社會》深刻描寫豬仔出洋血淚史，其中一段描寫得很淒慘，上千名豬仔給用長鎖鏈一個一個的鎖着，船艙黑暗陰冷，惡臭衝天……在海上飄流一月，登岸了，被鎖着的豬仔一個個的爬出甲板，豈料爬得幾百人之後，下面完全動彈不得，好像堵塞了的，跟着極端惡臭衝上來，人人嘔吐大作。嘿，原來鐵鏈鎖着一大批死去的豬仔，後面還有很多活生生的人竟與死屍纏作一團，簡直嚇到魂飛魄散，慘絕人寰。

根據一八五四至一八七三年澳門豬仔出洋的統計，華工於豬仔船的死亡率平均高達百分之三十四，而最高的一次乃一八七零年由澳門開往祕魯的「多烏加特」號，裝載華工六百五十人，途中竟死去六百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

「豈有此理，草菅人命！」

豬仔船大叛變就經常發生了。

三百冤魂

「南太平洋上的三百冤魂，死得很慘！」

豬仔出洋，最慘烈遭遇之一，簡直可歌可泣也。

話說一八五八年秋天，有一艘法國輪船「聖保羅」號由香港開往南美洲的祕魯，船上共有歐籍船員十一人，華工三百多人。九月三十日，「聖保羅」號來到風平浪靜的西太平洋海面，適逢那天正是船主的生日，他安排了一席盛筵，與職員們共慶生辰……

夜色籠罩，四顧茫茫。

船上喜氣洋溢，豈料突然一股暗流湧起，盛筵未散，旋即甲板傳來恐怖的嘶叫，整個船身向旁傾側，觸礁下沉，頓時間淒聲苦號，淹死了很多人，但有為數二百名的華工拚命掙扎，自暗流突圍，爬上一個荒島上求生。後來證實，這個荒島是位於新畿內亞群島的東南端，有着一大片密林，陰森可怖。

「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在此興建棚屋，等待附近船隻拯救吧！」

華工們有所決定之後，準備在島上開荒。豈料過得幾天，突然密林裏湧出一大群面目猙獰、膚色棕黑、渾身花紋的土人來，手執長矛和弓箭，只嚇得手無寸鐵的華工亂作一團。但土人對他們甚為友善，供給水果肉食，讓他們飽餐一

頓，跟着邀請他們上獨木舟，載去另一個大島上——土著的地盤。

「何解對我們這麼友善呀？」

豈料，一登大島，二百華人就分別被關在木棚裏，三四人一組……。下文續談。

食人族

繼續談「南太平洋上的三百冤魂」。

時為一八五八年，由香港駛去祕魯的華工船在西南太平洋海面觸礁，生還者二百華工，遇上一大群面目猙獰的土人，他們被分別關於木棚裏。

土人送來大量魚和肉，但惶恐的中國人不知所措，土人便強迫他們進食，當他們吃將起來的時候，土人們總是很高興的看着，而且手舞足蹈……

「他們想怎樣呀？」

大家都猜不透，惟有悵望着無邊的大海，希望有援救船隻來。

大約過了一個月，悲慘的命運終於降臨，土人選擇了十個糟得肥肥胖胖的華工拉出來，當着眾人面前，用長矛刺死，跟着揮動斧頭把他們斬成一件件的，然後生起火，把人肉放進大器皿中煮。不到一小時，土人們開始大嚼起來。

竟誤入食人族，實在太恐怖了！

旁觀的華工當場嚇得魂飛魄散。

土人視此為「盛筵」，非常鄭重，族長先吃，繼而男子吃，最後才輪到婦女與孩子吃所餘下的。

自此每天便有十幾個中國人被拉出來生劏，慘無人道，如此如此，結果吃剩三名骨瘦如柴者，認為不可吃，就放了他們。

直到一八六五年，一艘英國船「藍鐘」號在附近出現，僅存者緊急求助脱險，被送到去澳洲，公開這一段慘絕人寰的經歷，轟動一時。

禁豬仔貿易

「但見富人起新屋，哪聞窮人暗地哭！」

此兩句話講盡舊時豬仔出洋的血淚史。沒錯，確有華工海外淘金致富，寄錢回鄉興建新屋，但大多數人一去沒還，就算不是失蹤，也生活顛沛，其情狀令人心酸。

豬仔的遭遇，慘酷異常，南美的欽查群島（Chindha Is.）最為悲慘，該群島位於祕魯近海，礦產豐富，僱有中國豬仔開礦。每日天未明即起而工作，至午後四時為止；因該島氣候惡劣，工作繁重，而礦工皆營養不良，每屆烈日當空，熱氣沸騰，華工很多不支暈倒，而粗暴的白人監工則以皮鞭撻之，每陷於半死，就算有命歸國，已成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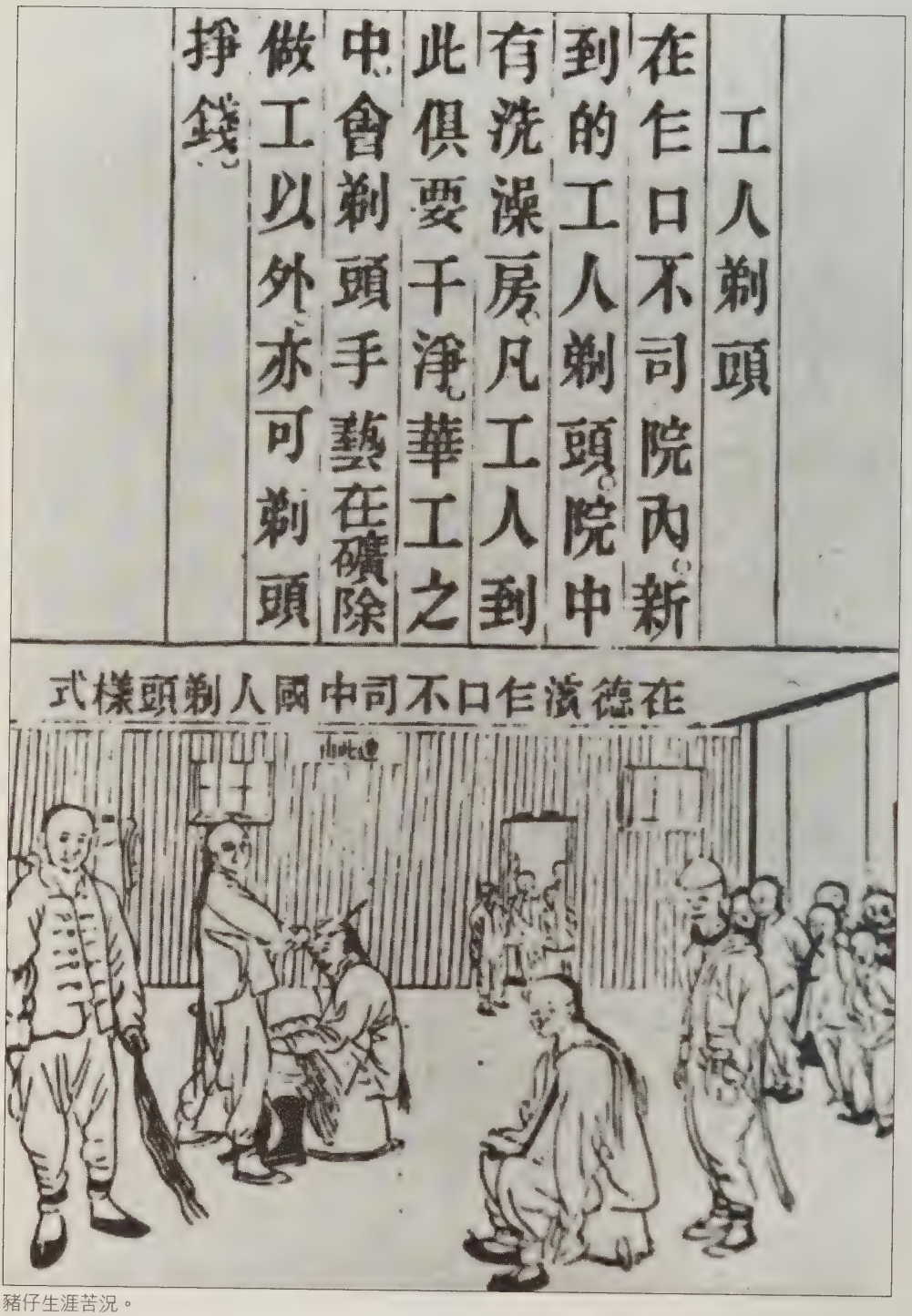
所以，據統計，到一八六零年，運往祕魯之華工，前後十年間，其數有四千人以上，因不堪苦役而死者，為數不少，所存者僅得百人而已。

至於運往南洋各地之豬仔，大都驅往煙田、蔗園，以及伐木、墾荒之區為多，且以南洋一帶，長年酷熱，森林蔽天，猛獸為虐，毒蟲繁殖，而墾荒之豬仔，縱不死於虎患害蟲，即死於熱症瘴疫。人命之賤，可想而知！

豬仔遭遇之慘酷，終為世人所注意，輿論攻擊至烈，清廷亦派專使到各國瞭解。

一八五四年，英國訓令香港政府，嚴禁運輸豬仔至欽查

群島；翌年，英國會通過中國船客條例，規定凡英國商船，不准載二十人以上之華工，作一星期以上航程之航行，可說是帶頭禁止豬仔貿易，但其他國家反應冷淡，香港的豬仔館紛紛搬遷去澳門，而且生意奇佳！



豬仔生涯苦況。

殯葬禮儀

死亡儀式

「死，要死得壯觀！」

舊時中國人很重視死亡，對殯葬儀式非常講究，禮節繁多。

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老人家思想保守，抱殘守缺，一早已準備壽衣的，由壽衣店代為縫製，其時以「梁津記」最為有名。男的依戀清朝官服，蟒袍補服，花翎頂戴，並掛朝珠；女則宮裙大褂，鳳冠霞珮。不過，信佛道者，其壽衣會是僧服和道袍了。

備好壽衣之後，老人家如果較開明者，就會預先幫襯「影樓」（即影相鋪），拍一張「大頭相」，留待死後做墓碑的磁磚相，但古板的總不會接受，認為攝影機勾魂奪魄也。其時沒人會信西醫，更不肯去醫院，所以都是老死家中的。當死者斷氣後，孝子及親戚即鋪上紅白被，蓋於屍體上，名為「鋪被」。

跟着就要僱用喃巫先生了，他們來到喪家為死者「開路」（開陰司之路，謂死者之魂得到帶引，不致在陰間迷

途），然後擇定大殮出殯日期時辰。

大殮之前，還有「買水」儀式，親屬死亡的翌日晨早，孝子手捧瓦盤，裏面放着銅錢，由喃巫佬主持，在屋前請水。其實預先使人汲清水一桶，在孝子請水時，傾注於瓦盤裏，而孝子又要把銅錢放下，算是把水買了，「買水」過程，要備有鼓樂者奏哀樂。

喃巫先生帶領買水。

這盤水買來作甚？

孝子要把水灑於屍體上，替死者「沐浴」——最後的一次服侍老人家，以後就長埋地下，人鬼殊途了。

壽板

「買定副壽板，死得安樂！」

香港俗話「壽板」，即是棺材，木料非常講究的，是以柳州、汀州所產木材為貴，其次是雲南沙板。但有錢佬要求更高，用楠木、沉香木造棺材，價錢高達萬元以上（其時打工仔月薪不超過十元）。

傳統中國棺材結構也要一談：棺蓋名為「天」，裏面以紅緞歙之；兩旁名為「長」，以白布板歙之，前後兩頭，鑲木為「斗」；所用木料四長一短，便俗稱「四塊半」。

晚清時男女每屆花甲大壽，便會買定一副壽板，寄存於長生店，用布袋裹着，加利市封好，名為「上壽」，等到死時立刻有得應用。

通常死者未入殮，法事已在家中進行，親友紛紛到來，講排場者亦僱用堂倌負責禮儀事項。此時長生店將壽板送來，鼓樂聲起，孝子跪接。

長生店工人將挑來的矮木凳一對安於兩邊，置棺其上，放得平穩之後，即將「天」板揭開，反轉來，另以二木凳架着。而客人亦來細看，若棺木美好，嘖嘖讚歎：

「上佳壽板，死者有福！」

跟着由「仵作」替死者修容穿衣，將屍體放於「天」板上，名為「過天橋」，使孝子親友等瞻仰遺容。

在入殮前，喃巫先生手執「黃榜」宣讀死者年月日時，死後魂歸何處等，然後手持法器，念念有辭，才舉行大殮。

抬棺材落樓

「門口搭竹棚，抬棺材落樓！」

在二十世紀初，如果見人家門口搭起一個竹棚，途人就

會知道這一家是在辦喪事了。

其時港人思想保守，很少會進醫院，寧願死在家中，那就甚為麻煩。如果死者乃富商遺老，居住大府第，則容易辦事，靈柩停在樓下大廳一兩天，做法事，讓親友到來祭祀，跟着抬棺材遊街，由送喪大隊浩浩蕩蕩的送到去永別亭……。

但如果普通人家，死者在樓上壽終正寢，那就麻煩了，

因其時之舊木樓，樓梯很窄，一副棺材無法上落樓梯，喪家必須請搭棚師傅在門口搭一個竹棚，其頂部像一個平台，高度與喪家的大窗口或露台平齊，還要搭一度很闊的樓梯，闊度足夠幾個棺材佬，打平抬着一副棺木上落樓。

入殮時，棺材是在街上抬上平台，由窗口或露台進入屋內，而大殮之後準備出殯，那棺材又由窗口抬出平台，然後沿着旁邊竹搭的樓梯，慢慢的抬落街上，等待大出喪的開始。搭這樣的一座竹棚，工程不小，所費亦昂，但那年頭，死是莊嚴而隆重的，不可怠慢，家人就算舉債都要做得好好睇睇。

舊時出殯遊街，奏樂儀仗隊不可少。

不過，到了三十年代，港人思想開通很多，病重已肯送去醫院求助，其時政府的法例，死者如果在醫院身故的，可以在醫院的殮房入殮，由醫院直通到墳場，港人便省卻了搭竹棚抬棺材下樓這笨拙的程序了。未幾，還有殯儀館的出現，家中舉喪慢慢便不合時宜也。

大出喪

「大出喪，場面好墟冚呀！」

舊時香港出殯甚講排場，儀仗隊遊街，聲勢浩大，霸去了整條馬路，那年代汽車甚少，從來毋須考慮交通阻塞問題。

富商及遺老們死後例必風光大葬，以「大出喪」為榮，而路人也會駐足街頭，看得嘖嘖稱奇。

儀仗的行列，是有一定次序，打鼓行先，繼而紙紮的開路神，隨以狻猊二獸，噴煙火，散紙錢，還要有四名穿紅衣的挑夫抬着銘旌和大燈籠一對（上書某府）。跟着樂隊奏樂，以增聲勢，又分洋樂隊和中樂隊的，費用不輕，每次收五百元至千多元不等。

然後各界儀仗隊上路了，原來其時除喪主備儀仗外，親友為顯體面亦辦儀仗致祭的，如東華三院總理或保良局總理身故，致祭儀仗，必是院、局先行，隨之是兒女親家、各行

商號朋友等。

儀仗隊過後，大鼓押陣腳，繼以大燈籠一對，又用樂隊，跟着鳴鑼、彩旗、亭子、靈轎、高腳牌、手羅傘、二十四孝旗等等傾巢而出。持別靈轎美輪美奐，棺木之外，飾以棺罩，錦繡仙鶴，輝煌奪目。靈轎之前還有醮師作樂，繼而又是大樂隊。

到此時由長白布造的「孝帷」先行，而帷內的孝子披着麻，提着哭喪棒，肩挑魂旛，哭哭啼啼，由堂倌攙扶着上路。富豪者甚至在儀仗中僱用僧道隨行。

如此浩浩蕩蕩，要行幾小時才完畢呢！

做七

「嘩，食七咁食！」

舊時香港俗話譏人開懷大吃，就刻薄地稱之為「食七咁食」。

此「七」亦與殯儀有關，人死之後，其孝子孝孫就要「做七」，每七天就要舉行祭祀，亦要大吃一餐，直到七七四十九日才結束。七七之中，以「頭七」（人死後第七天）、「三七」（人死後第二十一天）、「五七」（人死後第三十五天）和「尾七」（人死後第四十九天）最為重要，屬於「大七」，其餘乃「小七」也。

「頭七」最為隆重，富商遺老家庭，皆請僧尼誦經，三日四夜不停，然後焚化大量紙紮品，包括衣櫬、金山銀山、汽車、屋子等等，務求死者在陰間生活充裕，做個開心鬼。

至於「二七」、「四七」，稱為「啞七」，不唸經，但家屬拜祭。「六七」則叫「暗七」，喪家並不舉哀，只具壽麵作供，名為「漏六」——「漏」字音近「留」，「六」又與「祿」同，認為好意頭（留住奉祿，非常吉利）。

「五七」，俗例稱「女七」，由死者的親生女或契女主祭。

「尾七」屬於大日子，晨早便有喃巫先生唸經，舉行家祭，家人亦忙於清除靈堂，使大廳恢復舊觀。而那個靈牌，由喃巫先生作法焚燬，屋前藍燈籠亦要摘下來。

沒錯，門前的藍燈籠很重要，它顯示其家正在做喪事。

其時有專放債給「失匙夾萬」二世祖（因受父親監視無法有錢揮霍），就訂明「廳前掛藍燈籠時即本利清還」一句，即是說父親一死，二世祖繼承財產，此之謂「藍燈籠債」也。

擺路祭

「擺路祭，食番餐！」

舊時香港興大出喪，治喪隊伍浩浩蕩蕩的遊街，擺路祭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擺路祭的情況。

現今在離島，仍有擺路祭的儀式。

亦開始。

當儀仗隊經過時，那些店鋪如與喪者有生意關係，為顯示對他的尊敬，就在鋪前路邊設祭台，擺滿酒肉，焚香燒鏹，由店主率領拜祭，直到治喪隊去遠為止。

這種擺路祭乃源自古老的中國傳統，宋朝司馬光《書儀》有載此儀式：「奠於輿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望柩將至，賓燒香酹茶酒，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詣奠所拜，賓哭，從柩而行。」

擺完路祭，順便在路面吃掉祭品。

《紅樓夢》第十四回寫賈府出喪：「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

因治喪隊遊行幾小時，中途停下來吃點東西是有必要的。

通常隊伍來到墳場附近的「永別亭」就終止，送殯者行禮後，由主家送回大吉、輿金，便各自散去，只有孝子們扶靈上山安葬。

出殯後，靈轎回到家門，孝子孝孫等出接靈牌。所謂「靈牌」，是由喃巫道館以紙紮成，高約尺餘，上書某某府君靈位，或某某夫人靈位，一直擺至七七四十九日後才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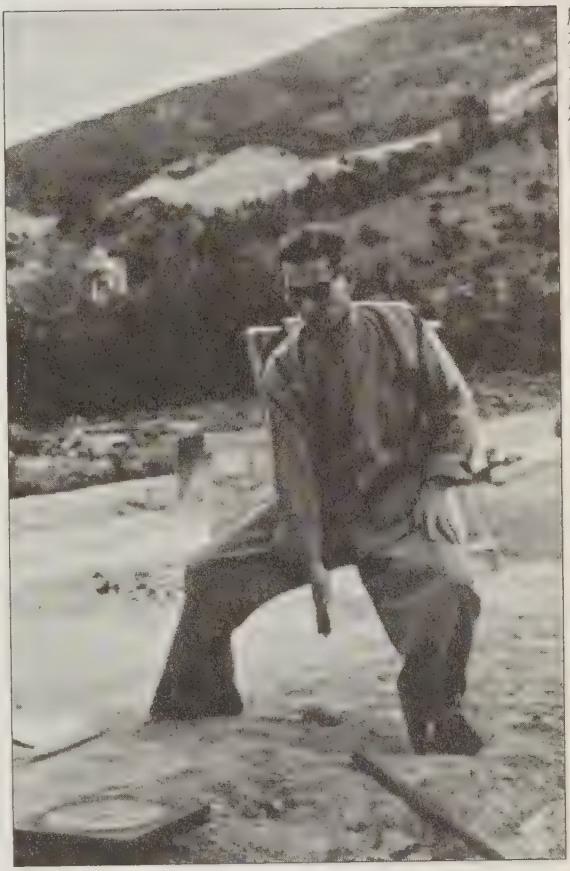
安放靈牌時，擺列祭品酒菜，齋菜七碗，茶飯亦不可少。七七四十九日後就要立主，「主」，就是「神主牌」。

亦有些喪家是不立神主，只用照相奉祀，或將相片製為瓷像，認為簡便得多也。

山墳

「訪尋名穴，家族昌旺！」

舊時華人葬殯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愛採用土葬，雖然佛家在千百年前便主張「戒自火焚」的火葬，但並不為人所接受。



風水先生度位開塚。

大家族大富豪在生前便禮聘風水先生找定一塊好山地，他日死後土葬，得龍脈靈氣，家山更發，子孫更昌旺。

當年最著名墓地首推飛鵝嶺上百花林，有國父母親孫太夫人之墓，因為輿地家認為此墓竟發了一個國父，當然乃全港最好風水之地，導致鄰近荒地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也。

不過，香港市區寸金尺土，所謂「死人住宅」——墳場

（永久土葬的），受政府嚴格控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死人住宅」竟較諸生人住宅為貴，所有永遠墳場在當時均由華人政務司署辦理，香港方面，有香港仔及柴灣，九龍獨一無二，只得荃灣一個。

五十年代，華人永遠墳場，每個墓穴地價是一千五百元（其時打工仔月薪一百元），另外加所謂「開塚費」三十元，政府還規定，在香港居住未滿八年者，沒資格葬於永遠墳場。

香港仔和柴灣的很早就爆了棚，其時荃灣還有發展，鄰近尚有一個佛教墳場，價錢與政府同等，但要加入會費等雜項，而且有很多「生人霸死地」之情形發生。有錢人家，其中一人歸西之後，丈夫或妻子即以重金同購兩穴或者三穴，希望將來百年歸老，與親人合葬一處。兩穴的價錢，比一個穴貴數倍，三個穴則達數萬元之鉅呢！

「落後」情

剪辮大辯論

「留髮不留頭，違者斬！」

二十世紀初香港仍未擺脫滿清封建皇朝陰影，還有很多落後的回憶，可作趣談也。

首先，當然要談一下那條辮子（外國人稱Pig Tail，「豬尾巴」），當年滿清入關，強迫漢人剃頭束辮，否則斬頭，既醜陋，又成為外國人的笑柄。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裏所描寫的「假革命黨」，將辮子盤在頭上的風氣，在清末也曾一度流傳到了香港，只要戴一頂帽子蓋着，洋人就以為他站在時代前頭，接受維新思想，剪了辮，有種！

唉，掩飾又怎樣呀？腦後還是有一條豬尾巴，是一種奴隸的標誌，應該引刀為快才對。但誰敢這樣大膽？雖然香港是與中央朝廷脱節，但奴性已久的中國男人還是害怕，不知所措，於是一九一零年（清宣統二年）便展開一次別開生面的剪辮大辯論。

當年九月二十二日，華人青年會舉行了一場破天荒的辯論大會，邀請了各階層華人各抒己見，場面壯觀。

正方的辯題：「中國現勢宜實行剪髮。」

反方的辯題：「中國現勢不宜剪髮。」

他們在字面上不説剪辮而説剪髮，想必在當時環境上有所顧忌，顯然不願過份刺激滿清政府的緣故。既然早有顧忌，辯論當然不得結果，勝負不分。

但諷刺在於，跟着辛亥革命成功，毋須理論，一律要剪辮！

殺頭在九龍城

「哼，殺人掠貨，死罪難逃，推出刑場斬首示眾！」

中國之「殺頭」刑罰，歷史可追溯至很古老的封建時代，但香港開埠之後，屬大英帝國管轄，照計不再有殺頭才對，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九龍依然屬清政府（後來還有界限街以北治權），滿清官員「九龍巡檢司」鎮守九龍城寨，捕得江洋大盜，審訊後就地正法，押出九龍城之城門外海灘，由劊子手一刀了斷。

沒錯，就地正法，因為清末民變四起，中央政府授權地方官，處此非常時期，為遏止動亂，先斬後奏。而香港開埠初滿海都是海盜，政府當局為與中國官方協力剿治海盜起見，在一八六五年頒佈《第十三號華籍海盜提解中國政府懲治條例》，無論中港兩方誰捕捉到華籍海盜，就一律交城砦之滿清官員辦理，亦即是說，斬頭難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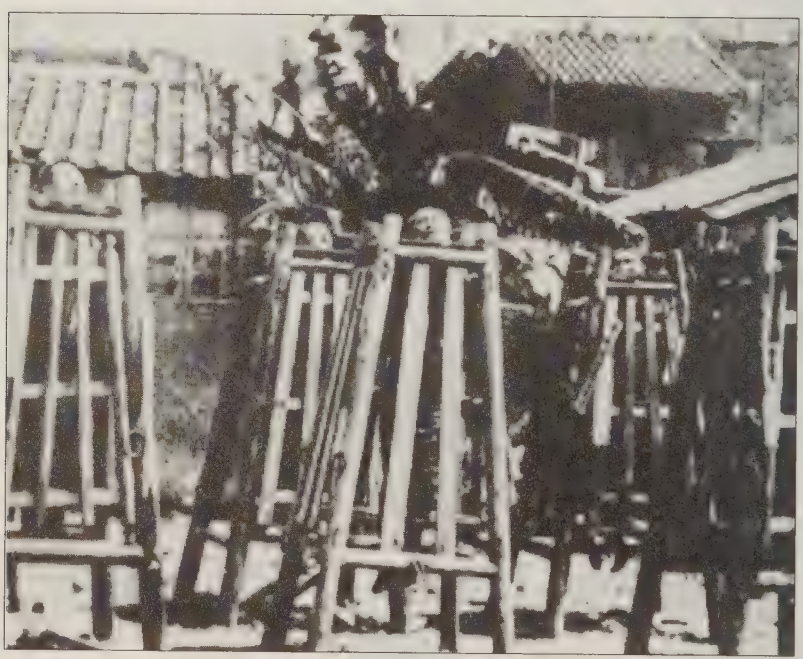
死囚被鎖在木籠裏，示眾三天。

那時九龍城寨門外，有條「龍津石橋」，通向碼頭，官船和商船都在這海域上岸，後來填了海，變成今日之衙前圍道與部份之舊啟德機場。而龍津石橋兩邊的海灘就是當時死刑場，每次斬頭都吸引不少西洋客到來觀看……

斬頭過程簡單，死囚下跪，官差用手拉直他的辮子，使頸伸得更直，說時遲那時快，劊子手的刀劈下，快而準，人

斬頭被視為奇觀。

斬頭在九龍城，屍體身首異處。



死囚鎖在木籠示眾三天。

頭滾開，鮮血像噴泉飛濺，洋人不禁為之喝采。但又有洋人認為野蠻、落後、殘忍。

一八八七年，該懲治條例廢止，殺頭才慢慢在香港消失。

洋大人下鄉

「洋大人下鄉了！」

舊時新界交通殊不方便，洋人出任理民府長官，就要騎馬走鄉間小路到辦事處去，正式的「跑馬上任」也。

有時山路崎嶇，連馬也難行，洋大人惟有出動「山兜」了，這山兜是一張椅子繫着兩枝粗竹竿，前後各由一轎夫扛着，洋大人坐了上去，給抬着，一盪一盪的上山下鄉，給烈日曬個頭昏眼花，來到辦事處門外，出迎者就只有一個華籍文員兼繙譯。

下鄉之後，還要努力學習鄉下生活，否則難以親民，官運會大受影響的。這裏民智落後，每日都為芝麻綠豆事爭執而大傷

腦筋。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此類紛爭依然很多。

例如看高志（Austin Coates）著《洋大人》（*Myself A Mandarin*），記述他在一九五三年出任新界南約理民府長官，就遇見以下這一件「迷途的牛」訴訟，簡直審死官……

甲村村民要告發乙村一隻牛每天在甲村草地上吃草，嘿，這麼小事告來作甚？但審了半小時，才發現內情：原來乙村一個女人嫁給甲村一個男人，牛是隨嫁的，當然每天吃着甲村的草。因為乙村女人無所生，甲村男人娶了個妾侍，生了男孩，乙村女人妒忌起來，決意回乙村去，甲村男人家族要她留下牛：「妳隻牛食咗我哋條村咁多草……」女方不肯，爭執發生。

高志審了一小時，才知道自己原來處理的其實是一宗離婚案。舊中國法例，無子已可促成婚姻解除，根本毋須法院裁定，雙方只為了一頭牛把事情鬧僵，搞到見官，荒謬！

木樓

香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樓宇，不論商店或住宅，佔了八成是木樓。

其實，自開埠以來，華人住宅區的設計依然承襲廣州傳統，就是兩三層高的木樓密密麻麻的結集在一起，而兩排樓宇中間只隔着一條只有六呎闊的石板路，街坊們出街總會撞

口撞面，還會雞飛狗走，偶一不留神，騎樓底有人向路邊坑渠（俗稱「明渠」）潑水，便會給濺到一腳污穢。

最早的木樓，差不多全是木造的，橫柱和直柱都是用圓形木造成的，樓板和樓梯也是木的，外牆砌磚，樓頂鋪瓦；後來加以改良，連帶樓梯和樓柱都改用三合土製造，可是樓板仍然木造，樓上有人走動，樓板發顫，聲音響亮，使人煩惱，這種樓叫做「假石屎樓」。

木樓也好，假石屎樓也好，內部間隔都是用木板造的，有些用三隔板、蔗渣板，講究的用到杉板，髹上漆油，如果在木板上裝上彩色玻璃者已經屬最豪華的了，當時是絕對沒有用磚間隔之「梗房」也。

木樓惹起很多災禍，每屆風高物燥，很易發生火警，一燒就是整條街；久之白蟻為患，整間樓塌了下來，給枉死城加添冤魂。

還有，樓外石板路的坑渠有礙衞生，儲存污水，滋生病菌，於是市政當局開始在路中央鑿一條凹陷的下水溝，再用石板蓋於其上，成為「暗渠」的雛型，污水流進下水溝，再通去大坑渠，流落海去！

水上人家

香港最古老居民——水上人家，現在愈來愈少了。

以前這些水上人家，主要的集中處是油麻地和銅鑼灣避風塘、筲箕灣、香港仔、大埔、長洲、大澳等。

這些艇戶，有錢的住大艇，沒錢的居小艇。一隻小艇，往往是擠滿一家老少五、六口，他們可以一天不站起來，曲着腳而坐，無論吃飯、工作、睡眠，都局限於這個小小的空間。而大艇（亦即「大眼雞」）當然比較寬闊，艇中還可佈置一角廳堂，每逢佳節或喜慶事，就在那

裏舉行慶賀活動，擺設酒席或請戲班到來表演，非常熱鬧，真是別有一個世界哩！

他們停泊和居住的水域，也會分為住宅區和商業區，甚且定有「街道」的名稱。例如有條「上海街」，當然不是九龍那條商店林立的上海街，而是在油麻地避風塘的水上。在大大小小的船艇排列之間，有的水上「街道」像彌敦道一樣的寬，有的則像上海街一樣的擠迫。為了方便出「街」，他們備有「水上的士」，就是一些舢舨，搖呀搖呀的，穿梭於「大街小巷」之間。

油麻地避風塘裏的「街道」特別多，常要通過多條街才能到陸上來的，此往往要費半個鐘頭甚至一個鐘頭之久。還有，居住在避風塘上，真的很落後，因為那些都是死水，很污穢，空氣中異味四起，中人欲嘔。晚上熟睡也不容易，艇身不斷搖動。再加上左右隔鄰的艇有人在深夜小便的話，水聲潺潺，非常響亮。如果換作非水上人居住，兩日就頂唔順，嚷着要上岸去了。

花轎遊街

落後的封建婚姻習俗：「黃花閨女要有名媒正娶，大紅花轎過門！」

沒錯，大紅花轎，早已被淘汰，年輕一代或許只可在電

影、電視才有機會看到，而且此為道具，與真正的有頗多出入也。

傳統的大紅花轎是相當大的，很像一個大木箱，上面和四周皆刻有花鳥魚蟲人物等，都是髹上大紅色和金色，所以就叫做「大紅花轎」。

有些富貴人家為炫耀大紅花轎與別不同，就會在外面掛上金絲織的錦帳，本是四人抬的，特別前頭加多一人作帶路，成為五人大轎，盡顯富人氣派。

唉，此轎之沉重，象徵封建壓力千斤，而轎子密不透風，遇上大熱天時，裏面十足蒸籠，新娘屈坐其中，熱悶難受，體弱的甚至會暈倒——舊禮教使人窒息也。

出嫁除大紅花轎外，還要有儀仗隊，排列次序是：在前面引路者有媒婆、迎親大燈籠、花燈、絮旗、頭鑼、麒麟和樂隊。如果大戶人家迎親，更會出動八音和飄色。其時的大紅花轎，是向儀仗店租用的；而港九具規模的儀仗店計有「新榮」、「新丁財」、「永昌」、「區拾記」和「永記」五間，備有大量花轎供人租用。

舊時的花轎和儀仗隊行列，是可以遊街的，浩浩蕩蕩，鑼鼓喧天，異常熱鬧。後來，由於汽車多起來，迎親隊伍經常造成交通阻塞，警務處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已不批准遊街，漸漸大紅花轎便改由結婚花車代替了。

天后東渡扶桑

回看二十世紀末香港人心態，頗多的選擇相信風水術數玄學之說，天后觀音、關帝、黃大仙等乜都拜，在邁向超科技的年代，港人的心理行為卻向後大倒退，相當有趣也。

特別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的天后誕，進香客人山人海，尤其鯉魚門外佛堂門的大廟，幾千艘大小船隻塞個水洩不通，其賀誕之墟冚場面，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至今，六十年不變。

落後，不只我們香港人，還有日本人，彼邦亦信奉天后的，曾幾何時日本客專程來港訂購天后神像呢！

原來日本人在三百多年前供奉的海神「水天宮權現」，在六十年代經日本史學家及民俗學家的引證，肯定就是中國

的天后娘娘。最早是江浙閩粵沿海水陸居民，以天后為護海之神的，遠在明朝時代，中國和日本通商，天后也就東渡扶桑……

其時，日本指定中國移民在長崎登陸，連船上的「船仔媽」（即天后神像）亦搬上岸去，就在陸上建寺供奉。所以，長崎有中國人所建的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三座廟宇，裏面都是供奉天后的。

一九六九年，日本岐阜市，產生了天后顯聖的傳說：漁民出海突遇風暴，給天后所救云云，岐阜市府經特別向台灣北港的朝天宮訂購一尺六寸高的媽祖神像，並配有千里眼、順風耳兩守護神，供奉於岐阜市聖母堂內。

雖然日本早已供奉天后，但天后像正式出洋登陸，此乃歷史上第一次也。

渡海趣事

世界紀錄

維多利亞港口雖小，但渡海趣事頗多。

「一日之內乘天星小輪渡海鬥多比賽，勝者可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一九七九年香港圓桌會舉行一次別開生面的籌款比賽。

而天星小輪方面也答應贊助這次的創舉，其時天星每日的渡海服務共約四百五十班次，每隔六分鐘便開一班船，乃世界上開出班次最頻密及載客人次最多的小輪航線，而在此搭船鬥多，當然屬於世界紀錄式比賽了。

比賽的過程，由早上六時第一班船開始，參賽者待船一泊岸，旋即搶閘，跑跑跑……鬥快又登上另一班小輪，每名比賽健兒每次渡海，都須依照正常的程序，即使在繁忙時刻，亦要跟其他市民一樣，排隊付船費，始得登船，故此比賽者一定要分秒必爭，一衝出碼頭，再跑過隔鄰入口處，重新登船，如此來回奔跑，頗費氣力。如此如此，直比賽到凌晨二時才終止。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香港圓桌會的十名健兒出賽，其

圖右大鬍子的球星「耶穌」居里渡海創世界紀錄。

中有工程師、行政人員、商人等，最特別者就是著名球星綽號「耶穌」的居里亦參加比賽。

當日熱鬧非常，會員們都來鼓勵打氣，又為參加者張羅食物。跑至下午，其中兩人腳部抽筋，沒有完成賽事，但餘下八人苦拚到底，鬥至凌晨二時，得出結果，居里渡海共一百一十五次，開創世界紀錄。不過，其他參賽者成績平均，也渡海九十五次之多！

鋼根水泥船

「用鋼根水泥造一隻船渡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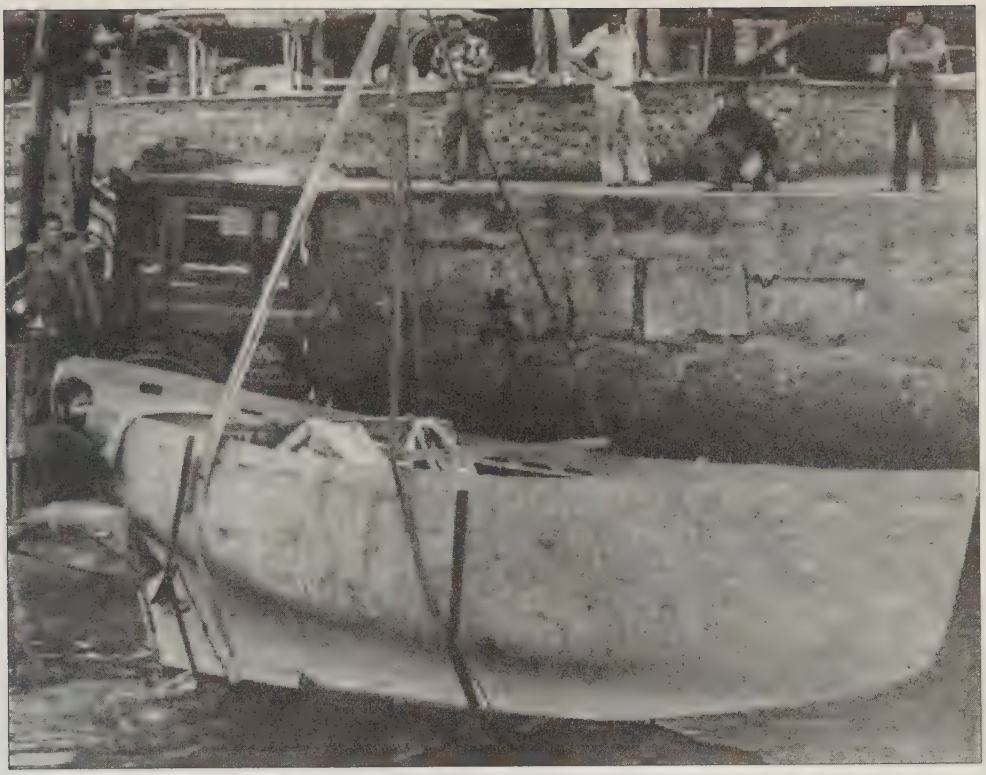
嘩，簡直誇張！

鋼根水泥怎可浮水？一定會沉的！

但兩名工程師羅杰•湯遜（Roger Thompson）和卜•施路華（Bob Silver），經過一輪物理學研究之後，認為即使是鋼根水泥亦可以浮起。

一九七八年，兩人將車房闢為造船工廠，埋首苦幹，先用鋼根造了十八呎長的船殼，然後把紅毛泥石屎落下去，沉甸甸的，足有一噸以上重……

「我有信心此船下海，一定浮得起。」施路華對記者說：「但我的朋友都不相信，認為沒可能，落海必沉，於是我們就打賭，看真相如何！」



經歷兩年，這鋼根水泥造的船終於完工，他們出動起重機，把船弔進海面，而施路華亦隨弔臂緩緩下海，岸上記者不放過機會，立刻影相。這紀念性的時刻，是一九八零年三月一日。

好了，船下海了，非常緊張……

結果真的浮起來！

「我們勝利了，兩年苦工並未白費！」

他們還試圖駕船渡海，可是過於沉重，郁不得其正也。

「總之，不下沉已心滿意足！」施路華說：「班朋友輸得心服口服了！」

跟着又要開動起重機，把船弔回岸上，然後開香檳慶祝。

小艇渡海

「三分鐘渡海！」

自從有了地下鐵之後，過海非常容易，兩三分鐘即刻搞掂，但回顧開埠時期，橫渡維多利亞港很不容易，而且險象橫生，費時失事。

在未有小輪服務時，市民是靠小木艇渡海的，由艇戶划着過去，而這些行走於內河的「橫水渡」式小艇，載客最多八、九個人，無規定航線及班期，亦無固定碼頭泊岸的。

其時的所謂「碼頭」也真的嚇死人，只用一些浮木紮成一個棚架，人踏上去飄盪盪的，初搭者不慣，感到腳軟，但過慣海之人，視浮躉為無物，行走自如。尤其打風季節，波濤洶湧，浮木互相衝撞，發出「拍拍」響聲，動盪不安，沒膽識的，一定嚇得裹足不前也。

好了，捱過浮躉一關，上到小艇上，艇家卻又要等到夠人數才開行，但渡海毫不容易，如遇春雨綿綿或大霧瀰漫，遠景迷濛一片，人在海中央很易迷失，過海小艇失去方向，一時飄向灣仔，一時飄向九龍，在海上流連半天，幾經艱

辛，才可登彼岸。

更驚險的還有，當遭遇到風大浪急，船身顛簸不定，乘客大暈船浪，提心弔膽，直到船泊岸才鬆一口氣。

「非必要不可渡海！」時人慨嘆曰。

直到二十世紀初，小輪公司相繼成立，小艇渡海才被取替。

海底行路

「在海底步行過海，全港僅我一人！」

嘩，渡海方法古靈精怪，但最誇張者當然是步行過海了，誰可如此神通廣大？

潛水銅人圖

一九三五年，工務局開始聘用潛水銅人在海底行走，巡視海底水管有否破漏。因為香港大規模的水塘設於新界及離島，那些輸水管橫貫海底，長年累月被海水侵蝕，很易破漏，浪費了食水。而第一位步行海底者是英國人法蘭克•哲士民，他早年曾在非洲、波斯灣、蘇格蘭及遠東各地從事潛

水工作。

哲士民一九三五年來港即在海底步行，巡視那些五十二吋口徑的水管，逐吋的檢視，一見有損壞，立刻浮上海面匯報，找人修理。他在香港西環處下海，水深約三十六呎，在海底步行的速度也奇慢，每小時只行得一哩。

有一次，他和助手在鯉魚門海底七十五呎，見到一艘古沉船，通知考古學家，但打撈不到甚麼。

當時香港的海底是怎樣的？

哲士民道：「香港海底情形，甚為清潔、愉快，有好多龍蝦、石斑、八爪魚等，尤其香港仔水域之海底是個美麗之海底花園也。」

不過，現今香港海底染污得很厲害，哲士民當時的描寫絕對已成明日黃花。

哲士民在海底一走就走了二十三年，在一九五五年退休，接受記者訪問，世人才知有如此古怪工作也。

千人渡海泳

「渡海泳，千幾人參加呀！」

一九六九年，香港舉行第五十七屆渡海泳比賽，竟然有千多人參加，乃歷年之最盛，整個海面人頭湧湧，非常壯觀也。

渡海泳是名副其實渡海的，賽程由九龍尖沙嘴碼頭，橫渡海面，游到中區皇后碼頭為終點，全程約為一千六百碼。其難度是很高的，因為在那茫茫巨浪當中，水流和風向隨時變化，就算泳者怎樣藝高人膽大，總會差之毫釐，繆之千里，轉勝為敗，真慘！

渡海泳始於一九零六年，初由本港外國游泳團體「域多利游泳會」主辦。那時民智未開，只有男子組角逐。直到一九二零年，社會風氣較為開放，才增設女子組。

渡海泳曾先後中止舉行了七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停辦了兩年。後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

淪陷，又停辦了五年。自一九五一年起，這有悠久歷史的賽會，便由「香港業餘游泳協會」繼續負起任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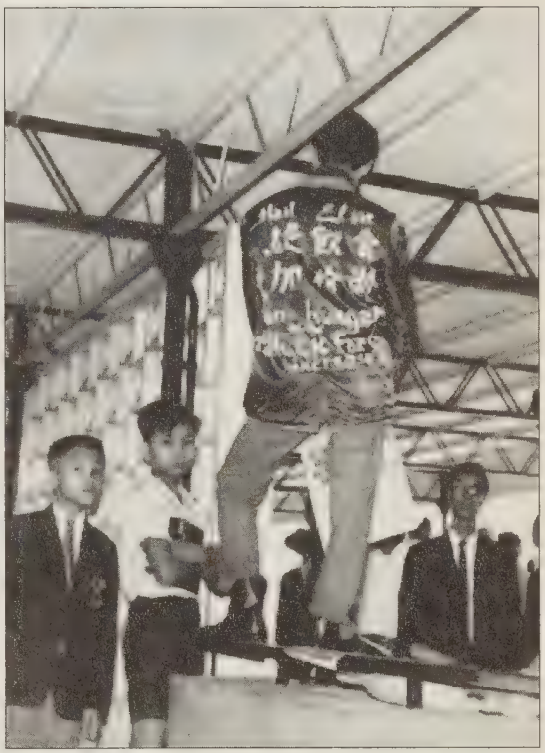
查歷屆英雄譜中，自首屆至第二十八屆，都為外籍泳手囊括，但一九三六年殺出個華人泳手麥偉明奪得錦標，士氣大振，以後幾年亦曾由華人取得冠軍。至於女子組，最先是一九二八年的郭彩明榮膺后座。

渡海泳多在秋季舉行，十月天有涼風，未落水時人人做熱身操，時間到了，下水笛一響，男女健兒似一群鴨子般齊向大海撲去，但見碧波中人頭如蟻，蔚為奇觀也。

小輪停航

「哼，輿論竟然不值斗零呀！」

既然懷渡海之舊，不能不提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加價事件」。當年天星向政府申請加價五仙，很多市民反對，因為其時一個斗零用途甚廣，例如可吃白粥一碗，買得麵包一個等，後來傳媒也加入反對行列，但似乎起不到作用，



示威者蘇守忠

結果因為拒絕多付斗零渡海而釀成了一次暴動，政府宵禁了幾天，壓制下來之後，並批准加價，有些報章的社論嘆曰：「社會輿論竟然不值五仙！」多麼的諷刺也。

香港曾發生兩次暴動，很不幸，天星都牽涉在內，真是無巧不成話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發生動亂，烽煙處處，小輪工人因抗議警方撕去他們所張貼的煽動性標語，在六月七日進行大罷工，將十三艘小輪停泊在九龍倉碼頭兩旁，擺開一字長蛇陣，確是蔚為奇觀。

「嘩，天星小輪停航呀！」

消息傳開去，水上交通立刻呈現混亂狀態，市民紛紛改搭油麻地小輪，一時間導致該碼頭大排長龍，人龍延延綿綿伸展幾條街。而油麻地小輪為了應急，將載車的渡輪改為載客，只見那船艙裏密密麻麻的塞滿了人。船泊碼頭，乘客爭先恐後的擁上岸，情況異常混亂。

在碼頭旁邊，原有一批機動小貨艇和電船仔，一看環境，認為大可乘機撈一筆，立刻兜客，每位收一元，每一轉載幾十人起碼，亦沒人理會是否超載，非常之危險！

打鑼拉客

「過海五仙，好抵搭呀喂！」

二十世紀初，渡海小輪公司愈開愈多，竟然開了十六家之多，一時間頂爛市，鬥減價招徠乘客，於是頭等船費減至五仙，三等更減至二仙。競爭既然十分劇烈，有間小輪公司奇兵制勝，派出員工在岸上打鑼吶喊拉生意……

「豈有此理，一於鬥打鑼！」其他公司有樣學樣。

結果岸上鑼鼓大作，震耳欲聾，市民不勝其擾。這打鑼拉客，非常誇張，今之觀點看，實屬匪夷所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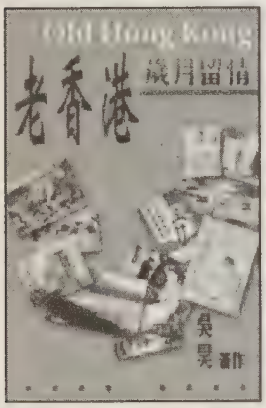
當小輪獲得政府專利權之後，這種惡性競爭不復存在了，渡海的生意不愁沒得做。一九七二年海底隧道建成啟用，有人指出小輪將會大受打擊，說不定公司們又要「打鑼拉客」了，但事實證明生意影響不大。最主要原因，七十年代人口增長最快，交通工具供不應求，又怎會怕有船無人搭呢？

沒錯，一九七九年曾發生海事處票控小輪超載事件，船長被罰一千大元。而小輪公司不肯承擔，認為超載乃船長責任，以後再犯，罰款自付。嘩，其時之一千元簡直大過天，船長一發現超載立刻拒絕開船，同一小輪、同一船長曾在一日之內罷駛兩次之多，原因是搭客太洶湧，經常搶閘登船，數一數頭等位，超額百人以上，簡直恐怖，分分鐘會沉船。

當小輪拒絕啟航，其他小輪又不能泊岸，碼頭搭客等候上船者又擠迫過度，一時怨氣衝天，再不解決，可能釀成騷動呀！

補購

吳昊◎老香港



《歲月留情》

《爐峰述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人海微瀾》

《鏡繪浮生》

《逝水無聲》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老香港・歲月留情》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爐峰述異》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太平山下》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天堂春夢》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人海微瀾》__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老香港・鏡繪浮生》__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
《老香港・逝水無聲》__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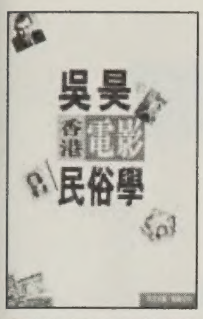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吳昊◎香港研究



《香港電影民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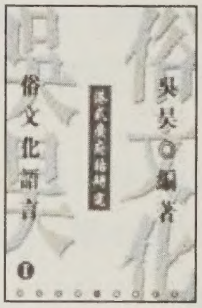
《亂世電影研究》

《香港電視史話》①

《孤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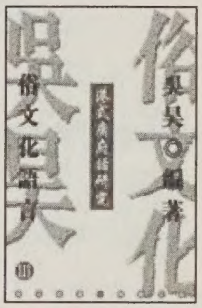
《香江騎呢錄》

《塘西風月史》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電影民俗學》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亂世電影研究》	__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香港電視史話》①	__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孤城記》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香江騎呢錄》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塘西風月史》	_____ 本	（每本港幣 60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老香港●我城碎影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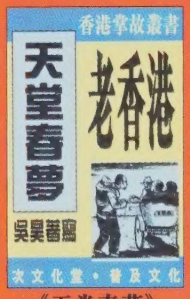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昊・老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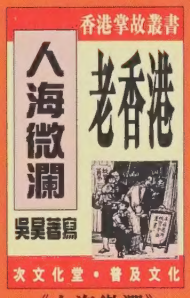
《歲月留情》

《嬗峰述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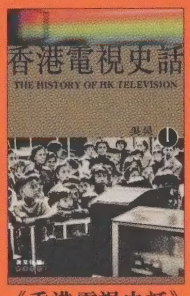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人海微瀾》



《香港電視史話》

《港式廣府話研究》

《香港電影民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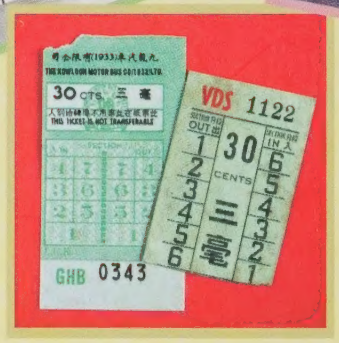
《孤城記》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 九龍半島何時才開發？最早的馬路是哪一條？
- 香港第一輛巴士哪年開始投入服務？行走甚麼路線？
- 端午節除了扒龍舟吃糭，原來還有「貼符」和「掛艾虎」的習俗。
- 早期香港有「殺頭」的刑罰，在哪裏執行？過程怎樣？
- 現今香港是國際時裝大都會，早期的時裝卻源自上海。
- 為了五仙，香港曾發生暴動，與天星小輪有關。



我思我城在，碎念碎影和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65 $55
ISBN : 978-962-992-291-7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992291-7
55
9 789629 922917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封面設計：原秋白